

池草堂筆記

敘

窮蛇神牛鬼之狀而綴以綺思艷語如齊諧諸書  
記非不譎炫瑰麗也而文人戲墨究何關於勸懲聞  
福善禍淫之旨而証以目見耳聞如近今感應因果  
諸編非不用意深厚也而老生常談不足動人觀感  
蓋理不正則無以閑人之邪志語不奇則無以醒人  
之倦眸兼斯二者蓋難之矣歲在辛酉陸君次岐來  
自羊城君故儒家子緣時多難易伯康業性謹厚辱  
與余交以行篋中所攜池上草堂筆記一書見贈書  
爲福州梁敬叔先生所著分勸戒近錄續錄三錄四

錄合二十四卷其事則鄭蛇齊豕其理則張銘程箴  
其文則班香范艷時而淒風苦雨時而景星慶雲時  
而泥犁阿鼻宛在目前時而寶山化城忽現紙上千  
態萬狀不可殫窮見之眼明繹之神悚晨鐘數杵驚  
回春夢千家慧劍一揮斬斷魔絲萬縷洵迷津之寶  
筏孽海之慈航也哉余讀其書愛玩不能釋手爰與  
二三同志鳩貲重付剞劂用廣流傳蓋以體敬叔先  
生救世之溥心亦卽以答次岐千里攜贈之厚意云  
爾

咸豐辛酉八月

湘潭黃啓垣跋

恭辰少習舉業溺於制義之學讀書不多惟總角時卽喜閱因果諸書一接諸自反復不忍釋當其時而或爲之鼓舞或有所創懲恍身入其中而親覩其事者尋繹既久漸覺如臨其上而質其左右偶置其書於不閱則故態復作有稍縱卽逝之機信乎此心之不可無所持而因果諸書之益人匪淺也自是隨侍游學二十年足跡幾遍天下凡遇有可爲勸戒者皆私記之初讀河間紀氏之閱微草堂筆記輒怦怦於中嗣讀長洲彭氏所輯二十一史感應錄尤服其用心之善可以雅俗共賞惟是紀氏所錄已經衆著於人彭氏所錄則其事益古似不若見聞近接者尤足以震悚而昭信遂於肄業之暇詮次成編隨時以稿呈

家大人點定其間有得自家大人口授者有由吉甫平仲二兄各昵所聞者有得自各父執及朋輩所述者楮墨旣積因承嚴命先付梓人期以爲寡過遷善之助亦數年來區區初心所不能自嘿者非敢

云著書也夫迪吉逆凶福善禍淫之語著於經然特言其理耳至春秋左氏傳始備言鬼神之情狀而因果之說疊衍其緒餘遂以補儒教所未及昔何尚之對宋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陸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可以垂拱致太平此言致爲深切竊謂李林甫秦檜婦人孺子皆知其爲大姦乃當其時怙權竊位安若泰山厲鬼搏之而不驚義士刺之而不中竟獲保首領於牖下以終一若天之厚待小人百倍於君子使後世僉壬轉得效尤而無所懲艾迨聞其受報泥犂又罰於世爲牛爲豕卽千載後未嘗身被其殃者亦無不鼓掌稱快傳曰爲惡於顯人誅之爲惡於隱鬼誅之在天視之初無隱顯其爲誅惡則同特世人有知有不知耳此編之作固不敢望人秘之枕中尤不願人束之高閣庶幾傳觀徧說觸目驚心其可勸者足以感人可戒者更足以警世特勸多而戒少則善善

從長之心而非偏於勸而憚於戒也既請家大人弁於卷端而復疏  
其大意於後廣諮博採尙擬擴爲續編人之欲善孰不如我夫惟大  
雅裨益而誨正之云爾道光癸卯冬至福州梁恭辰敬叔氏書

道光壬寅癸卯間養疴南浦長夏無事每與兒輩翫縷叢談以消炎暑三兒恭辰喜言因果凡遇有關勸戒者輒私記之又益以自所聞見雜襲成編余閱而善之自惟半世鉛屢煩梨棗要皆腐儒結習未必有裨於人若茲所錄百十條直是暮鼓晨鐘足以警迷覺悟且據事直書婦孺皆可通曉而芴諮博訪亦每與時事相關因督其脫稿速付梓人以公同志題之曰勸戒近錄者緣皆耳目所及近事其間述余所述者亦斷自我生之初憶先資政公四勿齋座右銘云無益之事勿作無益之言勿說無益之書勿讀無益之物勿食今此錄言雖淺近其非無益之書則審矣乃因書之成而先記其緣起如此其有遠近同人許爲錄寄者當卽廣爲續編云癸卯長至退菴居士識於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池上草堂目錄

第一卷

阿文勤公

曹宗丞

昭勇將軍

彭莊二家陰德

尹文端公

余學士

戴吳二公

李方伯冤獄

第二卷

萬廉山

錢侍御

方恪敏公

吳祭酒

姚文僖公

潘家陰德

紀文達公

吳修撰

孫英二公

蔣閣老

徐總戎

孽海

孝子有後

陶文毅公

循吏獲報

濟渡且救

騙賊巧還

李翁義舉

顧老紹釀酒

甘肅藩署

第三卷

談相談命

陳三元

太平王

奉陰騰文

租牛待贖

關廟籤兆

羅山冤獄

儀徵盜案

孝友大魁

萬近蓬視鬼

朱酉生述二事

沈東甬逸事

錢三元

李亢二家

放生

丙午科二事

俞生

始吉終凶

節孝祠

江都某令

蔣封翁

戴太守報德

嘉義令

第四卷

黃霽青述二事

勸人惜字

武崗州事

陳扶昇

白卷獲雋

至孝感神

朱別駕

山陽大獄

劉映南

陳侍郎

支某

陳海霞述二事

貪吏不終

蘇大璋

佃戶行善

代寫離書

藉人雪仇

貞女明冤

宋龍圖

廖思芳

祝由科

施藥得報

救人不終

貪酷吏善逢迎

曹循吏

修符

與鬼講理

第五卷

恩福

佔墳惡報

城隍顯靈

孝心領解

凡戲無益

賢婦保家

某先達

大吏好殺

盜脅官

清查浮數

與鬼說情

淫報

孟瓶菴先生

陳尙書

廖家陰德

官志齋徵君

林狀元

貧家贈米

辛生

祝封翁

惜字速報

棘闈遇鬼

開墳鑿棺

第六卷

某太史

葉宮瞻

五子登科

許家陰德

薩露蕭農部

楊光祿

拾遺不還

潘封翁

張解元

某秀才

陳衍娘

林翰雲先生

庸醫

赴席後至二事

撻婢微言

喪心現報

救魚不果

廣愛錄

溺愛之害

五代同堂

林長娘

小血食

天道好還

周封翁二事

買業微言

賢母訓子

命案納賄

盜報恩

林韶軒孝廉

明心受譴

好佔便宜

池上草堂卷第一

福州梁恭辰撰

阿文勤公

吾鄉伊墨卿太守

乘毅

在刑部日以寬恕稱有後進請教者必舉阿

文成公故事告之當文成公未貴時其父阿文勤公

克敦

方燕居文

成侍立文勤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

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嘗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

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

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惶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

公口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

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爲諸曹郎述之太

守蓋面受其說云按文成之子那文毅公

彥成

家大人受知師也其

長刑部日家大人以軍機會審事常到部每侍談之頃文毅曾以此

語相勗故余亦得轉聞其詳庭訓官箴一以貫之宜其柱石相承簪纓未艾矣又聞家大人曰乾隆年間有馮廉訪廷丞者嘗爲大理寺丞大理爲三法司主平反自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馮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多所矜恕諸司皆怒適大學士劉文正公總理部務獨心善焉後馮亦由刑部郎洊擢至江西按察使入覲太學士于文襄公問馮以治獄之要馮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嗟賞其言告諸曹司以爲法此與阿文勸言正可相印證也

方恪敏公

乾隆五十餘年春巡畿甸突有邨民犯蹕手攜兵器爲扈從侍衛所格立被執詰之曰直隸人純廟震怒曰朕每年春秋兩巡累及近畿百姓困應怨我然兩次所免錢糧積數十年計之亦不爲少竟不足以生其感乎是殆有主之

者矣時總督方恪敏公觀承已於卡倫門外接駕一聞此事飛騎追  
上而乘輿已前行公疾趨伏道旁大聲呼曰臣方觀承奏明此人是  
保定村中一瘋子也

士聞稍回顧而乘輿已入宮門甫降輿即傳軍機大臣入對  
上曰頃犯蹕之人據方觀承奏是一瘋子不知究竟如何軍機大臣  
碰頭奏曰方觀承久於直隸據所奏是瘋子自然不錯

上曰既係如此即交爾等會同刑部嚴訊作瘋子辦理亦可軍機太  
臣碰頭謝出即日在行帳中定案當是時衆情危懼不知此案當如  
何株連乃以恪敏公片語回天其事驟解如浮雲之過太虛眞所  
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恪敏公之子勤襄公維甸亦繼武爲直隸  
總督國恩家慶其原有自來矣此事蔣礪堂節相爲家大人所述  
並云恪敏在直隸功德甚盛此其逸事行狀墓志所不載我輩宜筆  
之於書也

曹宗丞

曹慕堂宗丞

學閥

與紀文達公同充翰林院辦事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爲院長所嫉勢且同挂彈章時文達公亦負時譽在危疑中不能爲申雪惟坐清閫堂中與同事相歎咄宗丞乃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真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去之何足惜如灼知其枉耶則所辦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乎乃邀同人詣院長前宗丞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者概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倘曰簡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告者姓名併列章中院長沉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八九人者皆通顯無知此事緣宗丞得解者而宗丞亦終身未嘗自言又其同年陳裕齋侍御年過四十無子又有所阻格不能置妾宗丞相率鳩貲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侍御夫婦相繼沒有壻謀踞其餘貲百計媒蘖孤兒媼婦且旦夕不自存聞者扼腕莫能爲力宗丞又率衆同年仗義執詞逐婿乃子得

安今已讀書成立矣宗丞子錫齡由翰院擢侍御孫汝淵亦由庶常改刑部人皆謂爲宗丞隱德之報云一按宗丞墓志銘出朱文正公手神道碑出錢竹汀先生手此二事皆未及載蓋先叔祖太常公所親聞於紀文達公者錫齡爲太常公乙未同年汝淵爲先伯曼雲公己未同年述其祖德亦如此也

### 吳祭酒

吳穀人先生錫麒初通籍時其家適以七月放孟蘭會事畢老僕搬攜雜物進內有供寒林大士一小桌尙置門外偷兒乘間竊負而去僕出求桌不得詢諸家人先生默坐廳事側應曰適見一人負去矣僕曰何以不呼先生曰其人已負去呼之奈若人何於是舉家皆竊笑先生爲不了事先生負儒林重望此其一端小節已與青壇吾家故物同一風味其後領成均享耆壽詰嗣或登鼎甲或入樞廷謂非厚德之報哉先生與先叔祖太常公爲乙未同年家大人以所聞於

太常公者爲余述之如此

昭勇將軍

儀徵阮芸臺閣老余先伯曼雲公已未座主也兄之師弟例亦稱師故家大人亦執弟子禮焉道光壬寅余隨待家大人寓邗上者三閱月閣老方予告里居時來燕談余得從旁竊窺道範圍私詢家大人云似此福慧具足一代偉人其祖德宗功不知若何致此家大人曰汝未讀吾師研經室文集乎集中載吾師之封翁有昭勇將軍者名玉堂字琢菴以武進士起家侍衛內廷外擢游擊乾隆初以湖北苗疆九溪營游擊領九溪澧州洞庭常德四營兵隨征湖南叛苗身先士卒轉戰皆捷會總督張廣泗檄公進勦南山大箐屯賊公以正兵佯攻於外而自率奇兵由間道攀籐踰嶺而入遂大捷餘黨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出降總督慮賊詐不允公力辨其誠以死任之保全無算後又進勦橫坡搜獲男婦數千人總督欲盡誅之公再四

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丁能執兵抗拒者也若婦女及男十六歲以下者必宜宥免所活又無算九溪有北山周數十里向爲兵民所仰給有明季指揮豪姓子孫訟爲祖傳舊地委官勘訊幾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垣力陳於大府之前曰地即豪姓地亦前代事今久爲數萬家葬窆樵牧之利一旦奪之以歸一家如數萬家何大府乃省悟此非武弁分內事而公能冒不韙爭之卒得挽回其利民之事類如此公身僅以游擊終今以孫貴享入座之祀膺一品之封門下門生徧於天下其食報也大矣家人曰兵凶器戰危事然必化凶爲吉轉危爲安方於國事有濟若徒以逞殺邀功於大局毫無裨益國家焉用有是舉天地焉用有是人乎昔人言軍旅之間可濟者惟仁恕言實有味漢飛將軍李廣以誘殺降羗八百餘人坐是不得侯廣後以失道自殺至其孫陵且以降虜致族與昭勇將軍之二千餘年遙遙反對天道有何不可知哉

姚文儔公

湖州姚秋農先生文田爲曼雪公已未同年是年元旦共同郡某夢  
至一官府聞喧傳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  
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後亦不知爲何語及臚唱  
姚爲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先生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  
某公語也公提刑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  
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請必擬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  
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  
是歟嗚呼公庭片語而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祚享大科之報  
司民命者亦可以興矣後先生歷官至大宗伯諡文儔

彭莊二家惜字

余以公車抵京始屢晤彭詠莪蕙章蓋詠莪與南有伯兄爲至交故  
與余兄弟皆契好稔知其累世科第甲於吳中間詢其家門鼎盛之

由詠莪曰吾蘇彭姓與武進莊姓世皆稱為積善之家雍正丁未科

余高祖芝庭公諱啓豐與武進莊公名柱者同榜莊母太夫人夢三

神人議是科鼎甲一神曰論先世陰德莊與彭相埒惟本人惜字一

節莊不及彭一神曰果爾即改彭為第一可矣及臚唱後始知莊本

擬元而芝庭公則以第十卷改為第一此事當時熟在人口莊因此

益專意惜字後兩子俱中鼎甲長為方耕侍郎存與乾隆乙丑榜眼

次為本淳學士培因甲戌狀元此兩家惜字之報可據者如是而

世人不察輒謂余家專奉文昌得鍊筆籙事術遂於科第如探囊取

物余家自國初以來虔奉文昌則信有之筆籙事近渺茫本非可以

為訓未敢為吾子告也按彭芝庭尚書係雍正丁未會狀而其祖

南响侍講定求實先為康熙丙辰會狀祖孫以會狀相繼者海內無

第二家而其後嗣科第尚蟬聯不斷僅就余所稔知者如修田侍郎

希源曾典試吾閩章間太守希鄭與家大人同官禮部遠峰編修蘆輝

與曼雲公爲已未同年今詠我亦成進士入樞直擢少京兆其少子又於庚子中北闈副車知其先世積德之深食報之遠似尙不僅惜字一端也

潘氏厚德

蘇州巨族以潘姓爲最有富潘貴潘兩派然富者不必貴而貴者乃兼富今芝軒先生家是也其先世封翁某居鄉有盛德凡扶危濟困矜孤恤寡之事莫不本至誠惻怛以爲之嘗於除夜見廳事前有匍伏於黑暗中者燭之乃鄰家子也慚怩言曰某不肖好賭博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急不得已欲乘夜行竊旣被獲乞饒命而已翁憫之曰若干得了諸負曰十金翁曰何不早告我命之坐出二十金與之曰以半償負以半作小經紀但願汝戒賭勉爲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之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後十餘年翁入山相一墳地未知爲何氏產就村店沽飲店主拜於前乃即前除夜所見之鄰家子

也蓋其人得金後感翁之德來此爲旂亭業頗獲利娶妻子矣見翁大喜歎留榻翁亦喜因詢以頃所卜之地則曰此某所買欲以葬先人者恩人以爲佳請獻之翁不可再三懇允乃厚償其植而立券焉堪輿家見之無不以爲狀元宰輔吉穴葬後不數年榕皋鐵華兩先生先後成進士至癸丑芝軒先生遂得大魁乙卯榕皋之子世瑛探花及第今芝軒先生子又登科甲矣彭詠我曰芝軒先生爲人寬厚其僕有過惡宜驅者不面加呵斥但粘一紙於僻處令其自知而辭去余謂即此亦可徵相度矣

### 尹文端公

趙甌北翼曰尹文端公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者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以脚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槩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後桂林陳

文恭公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使絲毫假借有某令戈姓者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不替云 家大人曰文端公之清漕被其澤者在江南而文端公之治獄被其澤者且在天下後世凡強盜律不論首從皆斬自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兩條免死者遂不計其數余在吳中與程梓廷先生清釐盜案先生深以此條爲非是以爲自有分別辦法而犯案者益多非正本清源之道余謂此例實發自尹文端公仰蒙

高廟允行至今遵辦數十年合計各直省免死之人不下千萬此天地好生之德 國家寬大之恩我

大清億萬年景運之延洪未必不由乎此而尹文端公一家草平繼起珪組相承即此已見其槩斷非後人所當輕議矣

紀文達公

紀文達公爲當代名臣名儒天下望之若泰山北斗而好行方便士大夫乃陰受其福而不知家大人曾述其二事云一爲嘉慶年間實錄館奏請議敘有以過優爲言者

上以語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親友倩臣爲其先代題主或作墓志銘雖厚幣無不受者

上輟然曰然則朕爲

先帝施恩亦有何不可遂置不議又某科考試差後外有宣布前十人詩句姓名者御史某密以陳奏

上召公論其事公奏曰臣即漏洩者

上憫其故對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久吟哦閱卷時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漏洩矣

上含笑其事亦寢士林頌之張南山雜屏曰或疑文達公博覽淹

貫何以不著書余曰公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

更著書或又言既不著書何以又撰小說余曰此公之深心也蓋考據論辨之書至於今而大備其書非留心學問者多不寓目而裨官小說搜神志怪談狐說鬼之書則無人不樂觀之故公即於此寓勸戒之意託之於小說而其書易行出之以諧談而其言易入然則如是我聞槐西雜志諸書其覺夢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乎 按近今小說家有關勸戒諸書莫善於閱微草堂筆記第以熟在人口家有其書可不復錄且時代稍遠與余書專採近事之例不合故都從舍旃也

孫春臺中丞

無錫孫春臺中丞 永清 平叔宮保 爾準 之父也爲諸生時入廣東布政使胡公文伯之幕值土司以爭廢襲相訐告驗之皆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者尤衆公先具私稿袖以見胡曰土酋意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以叛道坐之胡曰是督撫意

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乃出所具示之胡讀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巡撫廣西時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各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倫尋纂之阮惠復誅鄭並逐黎氏乾隆間黎維祈破間之內附時朝廷已遣福文襄王總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懼天威可以折簡使也文襄然之未幾阮惠果悔罪自陳乞効職貢純廟嘉阮惠之恭順准其入覲

賜名光平並賜改國號曰越南皆公之成其美也公由舉人中書入直樞禁出掌封圻常以未登科甲爲憾今平叔宮保由詞林登制府受美謚宮保之子又由進士出身則公之貽穀也大矣

### 畢秋帆宮保

國朝狀元鮮外任者畢秋帆先生沅及史漁村先生致光兩人由府道存歷總督而加宮保賞花翎勳名之盛則畢公遠勝於史公未第

時先山中書直軍機應庚辰會試揭曉前一日公與諸桐嶼

梧岡鳳三皆在 西苑該班桐嶼應夜直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

代我夜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倘獲雋可望鼎甲須早回寓以

待若君書法即中式敢作分外想乎語竟二人徑去不顧公怡然爲

代直及日晡適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公夜

坐無事乃熟讀之無何三人皆中時新疆甫闢

上方欲興屯田及 廷試策問即及之公屯田策獨詳核冠場擬以

第四本進 呈

上改第一桐嶼次之梧岡名在第十一同直知其事者咸嗟嘆趙鳳

北曰倘揭曉之夕湘衡竟不代直則無由知屯田事以書法斷之其

卷必不能在十本頭而龍頭竟屬桐嶼矣昔賢每教人學吃虧至是

而益信亦湘衡之性度使然而福命即隨之歟

余秋室學士

余秋室學士集文采風流甲於兩浙初榜下未得館選以纂修四庫書積勞擢至學士余少時聞其名輒以爲古人後乃知家大人公車詣京時曾及見學士嘗因間私請曰先生書法精妙乃爾何以不得鼎元學士笑曰此我生平一故事微君問亦將告君記得丙戌科榜下歸班時有廣東吳某者來訪因延入吳曰君其出恭看書耶予怪之吳曰我亦犯此罪過去歲曾天病夢入陰司自念母早寡予以遺腹撫而成立今先母卒母將無依痛哭求閻王放還待母天年王取生死簿閱之願判官曰彼陽壽尙未終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書已奪其壽算矣王命取簿則一册厚寸許簽書出恭看書四大字王展閱至予名予方跪近案前叩頭哀泣因得偷目視册果減壽二紀予之上名即君也君名下注浙江錢塘人壬午舉人丙戌狀元以下祿位注甚長乃於狀元字用筆勾去改進士二字王謂判官曰彼死惟以母爲念可謂孝子且世間不知此罪最重犯者甚多無

以勸諭盍放之還俾流布人世有則改之可以自贖冀罪冊中人不  
至太多亦可貸壽一紀然此十二年中亦須示薄罰毋令其自適也  
於是判官以筆點予頭痛甚大叫而蘇則已死去一晝夜矣今頂間  
一疽醫亦罔效大約即判官點處也時予聞吳言方惕然痛悔誓改  
前愆方發誓願時正 四庫修書  
詔下徵召之日也

吳修撰

先叔祖大常公應乾隆乙未 廷試卷已擬元旋改吳純甫 錫齡 是  
科三鼎甲皆不利吳方二十四歲踰年即逝探花爲沈魯田 清藻 亦  
未及散館而沒榜眼汪東序 籍 以夜醉到遲悞卻臚唱未授職即罰  
俸相傳是日 午門中門有煞應避而狀元與探花當之榜眼以未  
到故免後官四品以壽終又傳吳前身爲僧募修橋道吳之封翁倡  
捐甚力工竣見僧入房而生純甫優曇一現即作空花然不歸之因

果不得也

戴吳二公

乾隆末戴文端公

衡亭

及吳槐江公

熊光

尙爲軍機章京兩人適同

夜直夜半忽有某省急遞摺至

上已披衣閱竟宣召軍機大臣甚急內監奏軍機大臣尙未到只有該夜班之軍機章京兩人已在直房祇候

上詢兩人姓名即行召入以指示之並

日授機宜令即擬旨進呈兩人出運筆如飛立具草以進曉暢周浹悉如

上意適軍機大臣已到齊入對

上以兩人所擬示之並詢妥否咸曰甚妥於是

上盛誇兩人之能命每日即隨軍機大臣入對時和坤方用事恐分已權奏曰兩人本軍機處得力之員即臣等撰擬皆出其手今可仍

責成在直承辦與面承

諭旨無異若即令隨同入對則官職較卑於樞廷體制似未協上微哂曰汝等不過計較官職之高低朕又何難處分汝等且出即有旨諭和坤遂不敢再奏未幾而

硃諭已下戴衢亨與熊光即賞加三品頂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和坤爲之嗒然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此之謂歟

孫英二公

道光之初中外大小臣工皆有所獻替英煦齋協揆和建言外省衙門一切陋規都千例禁歷來有裁革之名而近無裁革之實甚至日益而取盈焉不若明立章程酌與定數俾與養廉之法相輔而行庶廉吏有例內之補苴而貪吏不得爲額外之培克

上頗聽其言通行各直省督撫核實議奏嗣各省陸續奏覆率多依違其說最後兩江孫寄圃節相玉庭奏至以爲斷不可行語甚切直

時英已入直樞廷內監將孫摺發出交軍機大臣閱看傳

旨令英和回避不必看英色驟改語同列曰我先入

南書房拱候凡軍機入內候旨南書房語畢徑去時同直者已知其由旋集

南書房內監宣召諸樞長入對復傳

旨令英和回避不必進未幾樞長出即傳

旨英和不必在軍機處行走而定陋規之議遂寢不行於是英甚銜孫至道光五年南河高堰壞運道阻梗孫交部嚴議應革職

上賞給編修仍畱南河効力繼因滯漕二百萬不能渡黃議改由陸盤運請經費銀至百數十萬英適筦戶部有不能不駁減者時中外力主海運之說孫獨以爲不可又與計相所見齟齬事頗上聞復革去編修勒令回籍時論嘖嘖皆以爲英之修怨其事巧相逢也家大人曰此二事余皆在場目擊二公於余皆有知遇之感平心而論定陋規乃整頓吏治之苦心而名之不正舉國皆知之籌海運爲疏

通河漕之長策而事之難行亦舉國皆知之孫與英要皆公忠幹國  
並非有私意於其間卒之陋規之議竟息海運之法果行彙聽並觀  
大聖人自有權衡於臣工毫無偏毗報復之說豈能行於堯舜之朝  
特世俗之見因兩人之身分相當其事又恰相植歸之於報應冥冥  
之中正非無因耳

李方伯冤獄

李許齋方伯

廢去

之獄主持者汪稼門制府

志伊

激成者涂淪莊太

守

以輔

左右委諾者王毓馨撫軍

紹蘭

當獄急時李本可自明而涂

承汪意指必欲周內其事當堂拍案呵斥聲色俱厲李不能堪遂自  
裁入奏

上震怒發二星使勘實其事李清望久著聞吾閩人又感其德政有

副貢生林

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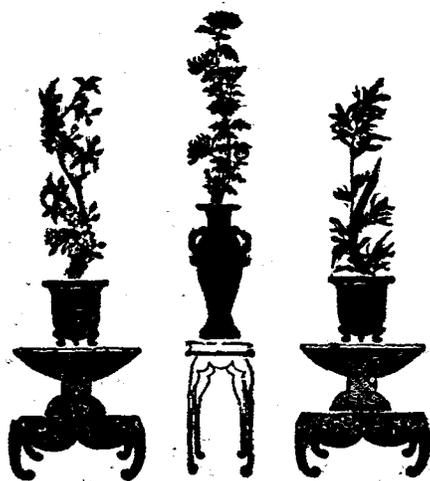
者倡義合數百人訟其冤星使據以

上聞獄遂白

涂謫戍汪王皆罷斥為民間人快之王一生宦蹟不離閩省由知縣

至巡撫皆汪一力扶持而致故感汪至深過於迎合以有此錯汪則自命甚高大有喫兩廡特豚之意而一意造作羣稱爲假道學自以此案敗聲名驟壞將去任時署中至白晝見鬼云

池上草堂卷第一終



池上草堂卷第二

福州梁恭辰撰

萬廉山

家大人曰道光五年清江浦運道阻梗制府及河漕二帥皆易人琦靜菴節侯由東撫擢督兩江駐浦籌辦時余以淮海道調署蘇臬琦初擬到浦即相見及渡河始知余已往蘇州而護道篆者爲萬廉山郡丞承祀即大怒謂當此運務萬緊之際我到此人地生疏所恃者惟梁觀察一人盤運總局既設在淮海道署而反將本任道調開此必萬丞欲護道任擠之遠去河帥爲其所蒙可恨之至次日即奏調余帶印回浦並欲先將萬丞掣任經河帥再三緩頰始允暫畱繼查知所請盤運經費僅百一十萬兩而合計二百萬滯漕現經盤運渡河者尙不及十分之一已用去銀二十七萬兩未免任意開銷復將萬丞奏摘頂戴時余已回浦謁見琦曰足下蘇州此行非爲萬丞

所擠乎余笑曰萬丞有何勢力而能相擠此自本道不諳河務急欲避賢路而蘭渚中丞亦相需甚殷耳琦曰雖然此人斷斷不可用渠前在百文敏公幕中已被我看破矣自是每日進謁除議論公事外必有詆斥萬丞之語余雖多方爲之排解而終不見納久之微露在江藩任內萬正在督幕有傲睨相視情事於是浦中上下始皆知其爲修私憾而並非有公事齟齬也一日旅見琦忽曰我以萬丞爲不好而君等似皆重視之究不知萬丞有何好處余曰萬丞文章經濟俱不讓人其前在百公幕中正值少年興高采烈露才揚己誠爲可憎今則老成持重更事愈多歛其精明歸於渾厚竊謂現在河務中實爲第一稔練之員且萬丞自因克家有人專務樹德以培繼起事爲人道地處處思積陰功寅好中無不暗受其益竊見執事待之嚴峻外間無不爲之擔心者人才難得輿論可憑願執事格外保全之庶幾緩急有恃幸甚琦乃瞿然曰伊家尙有何人余曰其長子名

啓酌者現官刑部副郎在秋審處甚得力琦曰想是捐班余曰非也伊係進士出身由內閣中書首爲四川主考推陞刑部現已 記名御史月內即可轉西臺矣琦爲默然者久之翼日忽語余曰余爲萬承奏復頂戴何如余曰甚善但如何措辭琦曰必得大家商議時余管理盤運總局一百萬滯漕已去其十之九僅用經費七十萬有零琦甚喜慰余謂可將此大槩情形先行具奏以紓

宸廑其萬承開復頂戴一節即可於摺尾帶敘必能邀准琦以爲然而余旋擢東臬瀕行之際聞萬承以屢受磨折急欲棄官爲汗漫之遊經河帥與同官力行勸阻而止次年春夏間黃水仍高於湖水二尺許而重運已銜尾而至同官一籌莫展琦亦無切莫可名言萬丞忽獻倒塘套運之策琦令試爲之重運果源源而濟於是始漸重萬丞倒塘套運之法東省開河中屢用之南河歷來皆以清敵黃故無人講此自道光六年以後遵用至今雖每次所費不貲而運道賴以

無阻則不能不歸功於萬丞余在東省得琦手函有不料萬丞竟大有裨於河漕云云未幾而萬丞死矣琦亦以開減壩失機鐫秩去矣諺云得饒人處且饒人况關係如此之大而可徑情直行哉錄此亦足爲居上不寬者戒也 家大人又曰減壩地屬淮海道自五年冬即有議開減壩以洩黃流盛漲者惟萬廉山倡言斷不可開時余與廉山親至其地再三相度博稽成案亦漸悉其不可輕開之理次年琦侯來惑於衆說意在必開余以去就爭之琦曰足下屢言不諳河務何必獨於此事持之甚堅余曰本道實無所知但以萬丞之言爲斷耳琦益怒曰萬言不可開我則必開君從我乎從萬乎余曰必欲開之惟將鄙人離了淮海自當聽人所爲若一日居此官當一日守此壩也琦爲艷然次年余在東臬任內接廉山函示云減壩勢在必開卑職孤口難爭且已臥病聽之而已蓋廉山繕此函之後越三日即辭世矣又踰年余擢蘇藩由東至浦甫渡河大非前年景象舊道

全失滿眼流亡詢之桃源令乃知皆滅爛開後衝決所致也按此與前一事皆足徵廉山之老成而南河之大局係焉因令記之

### 蔣閣老

嘉慶末蔣礪堂公攸銛總制兩川陶文毅公澍方由給諫外授川東道蔣力薦其可大任遂洊擢臬藩以至開府陶感之至執弟子禮甚恭迨道光八年蔣以內相總制兩汀陶適爲江蘇巡撫諸事奉教唯謹蔣初蒞江南急於圖治而彰瘡多不稱

上心漸至悚惶失措時家大人爲蘇藩於督署事亦多所依違陶曰節相近日心事不佳吾輩宜仰體之毋屢觸其怒也家大人在京師時與蔣亦有知遇之感聞道光紀元之初蔣所薦中外人才極多每一單多至數十人家大人自揣未必不在其列聞陶言亦諸事將順之感以爲老翁坐鎮金陵可毋厯南顧也乃不踰年而事事相忤嘖有煩言每昌言於衆曰陶雲汀本一好人自爲江蘇巡撫竟大變其

舊殊不可解即梁蔭鄰亦是好人自與陶朝夕其事言聽計從亦遂不公正云云家大人嘗笑語同列曰藩司爲一省領袖若不能公正即是官邪此豈可一日姑容而但以空言從事乎時陶與家大人皆有戒心江南北寅僚亦皆竊竊憂之惟恐以乖氣致戾也未幾而辦理鹽梟黃玉琳之案意見相左初督撫會摺稱黃玉琳應斬決鹽務摺例由督署拜發蔣私附單銜一片請責令黃玉琳以拏獲梟徒自贖陶不知也奏入

上大怒以蔣爲反覆險詐不可與陶其事革去大學士令赴京另候簡用而陶即晉督兩江時蔣已抱病遂卒於德州旅次吳棣華先生廷琛曰此老暮氣我早已微窺之初不料其決裂至是耳惜哉

錢南園侍御

錢南園先生澧杭直有聲以御史爲軍機章京時和坤長軍機屢齟齬之弗屈也錢劾山東巡撫國泰賄賂通行穢名彰著

上命和珅馳往查辦和與國素相比欲化其事爲子慮奏請與錢偕行時值冬令沿途送溫裘送珍食凡可以結錢之歡者備極殷勤錢弗爲動比至濟南以衆證確鑿不能不據實奏覆和益銜之錢旋出爲湖南監司和密囑本省大吏媒葉其短久之不得間最後浦霖爲巡撫亦與錢齟齬乃以鹽務陋規附會成獄褫錢職卒於京啓殯南旋路過柴市正值浦霖押赴伏法之時靈輿與囚車相摩擊而過竟若預刻其時而巧使先生親見之者錢之交好爲筆其事於書云

徐總戎

東粵徐是溪總戎慶超虎頭燕頤辟易萬夫而說禮敦詩居然儒將以乾隆舊寅舉於鄉故與家大人敍文武同年誼甚篤王擘策書所到名山輒有磨厓大字有滌研圖畫卷名流題詠殆徧每出必以自隨惟性嗜狗肉廚中無日不烹狗如常人之饜雞豚所過輒有羣狗嗅之官建甯鎮時以巡閱至案安登武夷山適日晡宿於九曲舟中

營弁殺狗以供遂呼觴大嚼次日登天游觀甫入殿門瞥見金光一道遽仆地不語衆弁掖之起則渾身癱軟如無骨者視之氣已絕矣觀中道士蔡元瑩曰此座上王靈官顯威也凡食狗肉者從不敢入此殿某以大人故不敢阻耳舊傳被王靈官鞭者全身骨節皆碎觀此乃信

孽海

家大人維藩吳中時石琢堂先生韞玉主紫陽書院講席每進署讌集余得從屏後窺之年近八十而精神矍鑠健談豪飲常如五十許人吳人盛傳其爲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見淫詞艷曲壞人心術報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歷數十年不倦蓋又不徒惜字而已乾隆庚戌以會魁臚唱第一旋典試吾閩繼爲湖南學政歷官至山東按察使亦可謂報施不爽者矣至俗復傳其偶閱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

盡購此書以付諸火乃謀諸夫人假齋飾金珠諸物易錢質庫徧搜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悉燼於葦海中則未免言失其實按此事又見沈桐威諧鐸中沈亦辨其不然蓋所載疏草係胡絃沈繼祖所爲與作是書者何涉小人之汙讒君子何所不可旣以爲僞學則亦無不可加之罪明著之正所以釋人之惑何足以病此書四庫提要稱紹翁與真德秀皆游朱子之門其學一以朱子爲宗故所論多持平又謂南渡以後諸野史足以補史傳之缺者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及紹翁是錄則亦甚重其書且書中所載論議二則於朱子表章甚力並無異詞則是書亦何可輕燬琢堂先生當少壯時盛氣輕舉容或有之所謂扶翼名教者當不在此且蘇州城中一時坊肆又安得有三百四十餘部之四朝聞見錄供其搜取而侈爲美談乎闔家大人曾以此事面質先生先生亦笑而不承也

奉陰臨文

家大人觀政儀曹日與歙縣程激江先生世淳爲同官先生科分最早嘗於乾隆己亥偕大興朱文正公典試吾閩先外祖鄭蘇年先生出其門以故與家大人尤相篤厚喜談舊事自述乾隆己酉與陳修撰初哲同典試秦中已取定二十五卷送陳覆閱內某號一卷疵謬頗多陳欲去之以備取卷頂補忽聞鬼聲四起徐至窗外長隙尋入室椰榆擾至黎明乃去陳意考院久無人居疑狐爲祟亦不以爲怪造余商酌去取余不覺心動謂陳曰憶先君子皓首文場三次獲雋皆以正副主司意見不合抑落孫山之外由今追昔不覺感傷至此卷之疵類愚亦見之其去取原無成見第以愚念及之情不能禁或可格外錄之陳勉從所請榜後來謁則一村學究祝振聲也余與陳歷言其故詢以有何陰隲祝自陳春夏務農秋冬訓課不惟無暇爲陰隲亦不知何者爲陰隲固問之乃曰幼受文昌陰隲文二十八歲時每晨漱口焚香拜讀一過今五十八歲行之已三十年不倦生平

惟有此事他無所知余曰汝能讀之卽能行之卽此已是陰隲矣踰年祝乃來京見其人樸誠無文訥訥如不出諸口其言或不誣也

### 孝子有後

吳中徐少鶴侍郎題其封翁蘭石先生本江南名下士而性尤篤孝中年孺慕不衰值母病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及病亟涕泣無措計惟願減已年以益母算乃刺指血寫疏焚於竈神之前求其上達母病痊愈而先生尋沒年纔五十大方痛孝子之不永年也無何少鶴以嘉慶甲子舉於鄉乙丑聯捷成進士榜眼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乃知孝子之不永年者天所以成其志而至性所感不旋踵而報卽隨之矣相傳江南甲子科內監試張古餘敦仁夢古衣冠人告之曰今科有山東卷須汝中之張自揣監試非闕卷者且山東之卷安得至江南意良不然次日同考某令薦一卷主司賞其淵博已收之某令以卷中所引用故實多非經傳數見語爲疑適張登堂預

觀亦悅其博奧一一爲之數典卷遂定及填榜乃少鶴也某令蓋山東人云

租牛待贖

吳門董个亭封翁琴南觀察國華之父也觀察與家大人爲素交亦昔年宣南詩社舊侶後家大人官吳中復時從觀察探風問俗往來無閼稔知其家世積善爲鄉人所稱嘗以歉歲見農夫無力卒歲以耕牛售諸屠肆乃倡義邀紳士集貲於城外闢一園如所售之價買牛而牧之春作時聽本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觀察旋成進士入翰林轉御史爲郡守監司次子國琛亦登賢書人皆謂封翁應得此善報也按道光癸未吳中大水游饑吾鄉林少穆先生適爲廉訪亦以多買牛春聽贖次年農事藉以補苴遠邇頌之其法蓋仿自董氏云

陶文毅公

前兩江制府安化陶文毅公與家大人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最相契厚兩家內眷時有來往先母鄭夫人嘗語余輩曰陶家年母右手之背有凸起一疔問其故則蹙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常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耳先母亦不敢追問其詳後家大人聞於楚南知好云文毅少極貧初聘同邑黃氏女有姿色吳姓者聞黃女姿色謀奪爲其子繼室以厚利陷黃翁黃頓萌異志迫公退婚公不可黃女之母亦不願而女利吳之富意已決又其父主持甚力遂警不適窮生家有養婢願以身代女之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受之初不相疑即今之膺一品夫人 誥命者也後吳姓恃富又估曾姓田兩相讐鬪吳子被毆死吳翁亦繼卒族中欺黃女寡弱侵吞其田產殆盡時文毅已貴顯以丁外憂歸里始悉其巔末憐黃女在窘鄉贈之五十金黃女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而不忍用旋爲偷兒竊去忿而自縊聞文毅今尙每年周恤其家不倦云按此事傳聞情節小有岐互而大致

則回憶文毅與家大人同官吳中時朱文定公士彥由浙江學政還朝亦壬戌同年也舟過蘇州同官演劇公觴之文定令演雙冠話文毅至淚承睫不能忍文定私語家大人曰此我失檢忘卻雲汀文毅字家亦有碧蓮姊也是日上下觀劇者百十人無不目注文毅者衆口喧傳其事益信

關廟籤兆

陶文毅公嘗言湖南有巡撫某平時敬奉關帝每元旦先赴關廟行香求籤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一年元旦求籤得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成心是年雖遇淺水平流亦必舍舟而輟秋間爲侯七一案星使按臨欲舟行某不可乃以關廟籤語告之星使勉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某受財事某不承認而司關之李奴必欲扳其主人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主僕方爭辨不休星使厲聲曰十八灘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八也委頓於地灘也據供此銀送與主

人是送與君也。關帝早知有此劫數，公何辨焉？某始悚然歎服。案遂定，某爲吾鄉大吏，甚有能聲，所惜者近利耳。余尙及見其人也。

循吏獲報

桂林龍雨川

光甸

以孝廉爲湖南知縣，愛民如子，盛有循聲。大府聞

其廉，能力薦之。今已擢他省矣。其子翰臣

啓瑞

甲午孝廉，端方謹飭

生平尤好義，輕財周給戚友，無吝色。其同里閔鶴雛，孝廉嘗稱之。謂余曰：近年所交得此一人焉。庚子禮闈，揭曉余與鶴雛、翰臣同報罷。次日翰臣因鶴雛訪余，一見卽決其非凡品。蓋溫柔敦厚君子人也。數日後，余出都而翰臣留京，及辛丑入都，訪翰臣於內城，自後蹤跡漸密，心欲倣其爲人，而自覺不逮。是年翰臣考取中書，隨成進士。其詩文楷法本優，人咸以翰苑相期，無何竟得大魁。是夏余返桂林，適家大人調撫江蘇，舟過長沙，龍雨川來謁，龍與余家本有世誼，蓋其父與家大人同登甲寅鄉榜者也。述及客冬新蒞一縣，署中有舊亭

已就蕪廢乃捐俸重修之適縣南有一渠亦久涸塞合邑紳民鳩工  
濬治既告成而署中亭工亦恰竣事都人士來告曰故老相傳此渠  
若通邑中必出殿元今此亭適同日告成藉以啓瑞爲名而記其緣  
起可乎旋已公製啓瑞亭匾擇日懸掛矣而余兒啓瑞狀元之報適  
至不應於民間而應於縣署爲民父母者有餘愧矣家大人謂此科  
名佳話不可不記也因附述於此

羅山冤獄

江南河帥黎襄勤公世序言其鄉有村翁其子出外資易畱媳於家  
媳素資日以織紝佐炊翁坐享之無所事事每出與村人賭博負則  
取償於媳習以爲常媳亦不較也一日媳小病停織語其翁曰我手  
力所入有限以資菽水則僅可以供博負則無餘翁以後可稍節賭  
否翁默然是日微雨飯後攜傘徑出至夜不歸媳疑之既三日不返  
媳愈疑慮乃向鄰里告以故囑代覓之值連日陰雨河流暴漲有鄰

嫗來告媳曰頃聞河裡有一浮屍旁有破傘曷往驗之媳急往視則六十許老人居然翁也乃呼號欲絕觀者憐之代爲撈起殯殮適里中有監某生虎而冠者也知媳家固貧而媳之外家頗殷實思藉此嚇詐昌言於衆曰此事能不報官而遂了乎里中無應之者某素習刁筆乃以媳怨言逼翁投水鳴於官拘媳嚴訊媳不慣受刑遽誣服案遂定棄市日其翁適自外歸仍攜舊傘沿途聞其媳將以冤死亟奔法場已無及矣遂痛哭赴官自陳縣乃據實檢舉而以監生抵罪縣亦褫職鄰嫗有夢某媳冠帔來別者云已爲神矣此家大人官淮海道時聞公所述如此公羅山人述此時但云其鄉前數年事疑卽羅山縣案也

### 濟渡自教

錢塘屠琴塢俾負文望而有吏才以嘉慶戊辰庶常出宰儀徵官聲甚著儀徵渡江赴龍潭向只小舟猝遇風往往覆溺屠蒞任捐貲製

二舟仿鎮江紅船式以濟渡人咸賴之丁丑六月屠以引疾赴金陵請咨卽乘此舟午後抵黃天蕩暴風陡作時尙在北岸卽泊舟繫纜下旋以爲萬全矣俄頃雨益驟風浪搏擊纜中斷舟漂出江心大溜中如箭筈脫鐵鹿亦浮舟人僕從皆號泣屠危坐艙中祝曰余造此舟濟人卽以此舟溺恐不足以勸善若有神理幸返吾舟祝甫畢忽見水手及輿夫五人躍入巨浪中竟曳斷纜瞬息抵岸復下旋舟始定時浪高於山一起伏可數丈舟人曰少緩須臾此舟散矣詢之五人咸稱躍入巨浪時各不相謀昏昏然若有人掖之者夫造舟濟渡非爲已謀而適以自救信報施之不爽哉後屠以丁憂回籍道光初由本籍奉 特旨擢守九江

儀徵盜案

屠琴塢嘗語人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然有時出人擬議之外而亦未始不在人意計之中記得庚午冬月儀徵任內有湖廣回空糧船

夜出瓜州大江三更入儀徵境被盜余連夜赴舟踏勘卽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將水手可疑者三人帶回署中鞫訊遂得首從主名八人蓋卽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儀邑捕役懈弛已久余到任後捐貲自募健兒數十輩遇有要案重賞緝捕無不立破至是乃選自募者八人而以一家丁一捕役領之不分畛域凡糧船所過西至蕪湖太平南至蘇松杭州迄無所獲復折而北始於邳州宿遷沛縣濟寧先後獲四人又於直隸武清獲二人其一赴水逸去其一甫被縛而各糧船水手圍擁數百人方將奪犯適漕帥許秋帆先生至停輿查詢命中軍協拿衆始散於是招解到省蘇臬臬發首府督回首縣覆審長洲某公忽欲改盜爲竊竄易供詞具稟臬司詳巡撫飛札調余省會審蓋案情甚重若誤入數人死罪未決則黑龍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咸咎余辦事大拙本來有級可抵雖不獲盜亦無礙今兩年之久役往返數十里重賞踣緝賠累至二千餘金案雖破反致獲咎

奈何余笑曰人人能似余拙天下可無患盜矣若顧慮後患吝惜捕費誰爲 國家任事者遂赴省會審相持至一月未決同官有爲余二人調停者謂將案情改作起意行竊臨時行強則余與長洲皆無處分蓋起意行竊則長洲翻供爲有因已可出數人於死罪矣余次日即以此情面陳於大府且自認原辦情節太過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復咎余案情既無可疑奈何不力爭而遷就乎余笑曰曩盜犯到案即伏以盜定案是盜死於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處分故必致之死是不死於法而死於心矣死於法公也死於心私也書曰罪疑惟輕今余不疑於案而疑於余心之介於公私也故從輕後月餘省中信來知臬司過堂盜仍吐實臬司大驚復照原招定案蓋巨盜惡貫已盈不能幸逃國法過堂時供出實情有若或使之者此可見稔惡者雖已出死入生而仍不能倖免也然死於法死於心二語竊願刑名家詳味之

騙賊巧還

家大人扈 蹕瀋陽與無錫顧晴芬侍郎 泉 帳幄相接公餘時得晤  
談侍郎述其鄉數年前一故事云有華姓者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  
間舟過丹陽見岸上負重囊一客呼搭船甚急華憐之令停船相待  
舵工搖手曰此地匪人最多免累爲幸華固欲相待舵工不得已迎  
客宿於後艙將抵丹徒客負囊出曰余爲訪戚來今已近戚家可以  
行矣謝華去頃之華開箱取衣則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  
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不得進華私念金已被竊無  
買貨費不如歸家摒擋再作計乃呼篙工返櫂許其直仍如到淮之  
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  
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令水手迎之其人  
本不料此船仍回天晚雨甚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  
見華在焉大駭狂奔登岸失足落水衆以篙築之遂沈華發其行囊

原銀三百宛然尙存外有珍珠百十粒價可數千金而華從此富矣

孝友大魁

蘇州吳崧甫先生 鍾駁 庚寅辛卯間余隨任蘇藩與仲兄同受業師也藩著書室故窄小仲兄與師隔屋余則晨夕筆硯相親者二年有餘見其器度渾涵絕無疾言遽色聚談時亦間有戲謔而未嘗不軌於正生平無他好惟喜聚書至借貸以購居常則手鈔不輟師本壬午舉人已丑曾試得謄錄自云如不中進士將來出此途去矣有相士者余兄弟私叩之云貴師學問甚好而外貌不揚或可得教官耳辛卯冬師將計偕北上遂辭館出家大人貲其行無何師之兄於歲杪物故家無餘財又逼歲暮幾至不能成禮遂盡出行貲以歛之而索屋租者旋至窘迫困苦之境無以自存余兄弟在署不知也新正師入署顏色慘沮余兄弟驚疑詢悉其故師泣然曰計偕已無望而館地又已辭斷生計將絕可若何余亦快然時先母鄭夫人歲暮略

有所賜俗所謂壓歲錢也余兄弟議以此再助之而同受業者尙有  
余姊夫邱黎輝林慶祐兩君聞之亦欣然樂從因集成洋銀一百圓  
因此得行四月二十九日遂得吾師大魁之報其事遞聞於外吳中  
以爲美談余謂由困而亨理固宜然未有如師之捷如影響者脫使  
斬其所有不以歛兒雖得行未必捷雖得捷未必元也甲午師以修  
撰來閩典試乙未又典試湖南丁酉遂督閩學近已由大司成晉宮  
詹閣學近聞又視學浙江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矣

李翁義舉

余隨任桂林與水部郎李芸圃先生秉級過從最密芸翁之先德實  
誠封翁本江西臨川人少時極貧困嘗除夕避債族人家庭其家  
爲獻歲之供就其歲盆温火爲奴輩所斥負氣出以一袱一傘謀食  
於粵西稍得贏餘而素性任俠隨手輒罄其所有後隨客輾轉至交  
趾市肉桂歸售於兩粵間往返數四得八千金而歸途遇太平郡某

丞素所善也見其顏色慘沮詰之泣然曰我權某縣時因公挪移庫項八千金今爲新任所揭被檄至省行將叅革盜追身家性命均恐不能保耳翁曰吾所攜橐中金適符此數君可將去無戚戚也丞曰君半生辛苦始得此金今素手而歸我何以安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將有不忍言者矣竟委金於丞疾馳而去丞得金事遂解翁歸乃改爲猗頓之術不數年富甲一郡連舉丈夫子十餘人芸翁其最少者其長孫春湖先生宗瀚早歲成進士以翰林出身官至侍郎嘗典試闕中督學浙江儒林丈人天下仰之

萬近蓬視鬼

張蘭渚侍郎云吾鄉有萬近蓬福者杭董浦太史之弟子性好道術又目能視鬼神嘗設盂蘭會別爲其師位薦之至召請果見太史來相與話別後事甚悉問近作何狀曰吾本觀音大士座下寄靈童子轉世託生遂迷本性頗增筆舌之過以致不能還我本來幸無他惡

業未墮三塗冥中亦無拘束尙能逍遙來往於風清月白時也萬因問陳勾山太僕近復何如曰此君勝我多矣彼故文昌宮中人生平有善無惡和易近人人有寸美愛不去口有樂道人善之風身後已歸桂宮卽其子孫他日亦貴顯吾何敢望彼哉按袁簡齋新齊諸語亦載此事袁與杭陳皆同徵友當不意爲軒輊今數十年後杭之後嗣極衰替而太僕之孫香谷杜生位至巡撫從孫荔香嵩慶位至侍郎其曾孫憲曾近亦入翰林則萬之言不誣矣

### 顧老紹釀酒

吳江有顧老紹者以釀酒爲業一日見酒甕中死一赤練蛇心知酒已被毒飲之當害人而吝惜費本不肯棄去仍與其夥嚴姓者分貯十餘甕置牆下將出售矣忽震雷擊酒甕盡碎無一存者而人俱無恙顧始大悔每向人言之以爲倖逃天誅也夫酒甕不以他故碎而赫然碎之以震雷使人不疑爲適然偶然而後發其微懼之隱酒未

售人未傷此人原可以不死且必留此活口以證其事之根由又以見事雖未行而一念之不仁已上達天聽天心之仁愛陰律之森嚴胥於一事寓之亦奇矣哉此係十餘年前事甚近且確家大人聞之黃霽青太守而太守又聞之潘壽生眉壽生博學多聞即作三國志補注者家大人多採其說入三國志旁證中

朱酉生述二事

朱酉生孝廉綬在家大人幕中爲余言其友葉某嘗在某學使署中閱卷有一卷文甚佳而葉失手汗墨幾半學使見之不知爲葉所汗也竟置四等葉恐學使怒其粗率亦不爲之剖辨聽之而已後傳聞考四等者自縊死密訪之則知其家甚貧藉授徒餬口自考四等後生徒皆散去幾不能自存遂怨憤而成短計也葉自是甚咎悔後凡鄉試兩次皆有所見而皆以汙卷黜遂不敢復應舉每語人曰此余無心造業無心結冤而銜恨已如此當日何難一言自認爲此生解

免哉 又言其戚管靜山名英者工於時文有聲庠序惟性頗放誕喜爲狹邪游嘉慶丙子科與余同往金陵鄉試三場甫畢卽顛倒於秦淮妓館旋得病遲余十日始歸病革時余往視之慨然曰管英不中無以爲能文者勸管英不死無以爲荒淫者戒越日報中人果至又一日乃絕酉生謂此非靜山所自言乃鬼神憑之而言也慧業文人可以知所擇矣

### 甘肅藩署

甘肅藩署有大堂而無二堂大堂之後爲大院院之前卽大庫每年西北各省協濟新疆餉銀數百萬皆由甘肅轉輸故藩庫規制之崇宏甲於各直省庫前有鴿子數千每月支庫中銀若干爲餉鴿糧間有深夜無故近庫門者鴿必叢集其身碎其頭面而後已其遺卵或墜地皆相戒不敢拾取相傳爲守庫神鴿不知始自何年也家大人蒞任後聞老庫吏言乾隆末有方伯某值元旦朝賀早起具朝衣朝

冠在大院登輿適有陣鴿屎汚其朝冠及補服旋退至內室滌冠易衣而出則督部已先至方伯大怒甫歸署即呼銃擊鴿傷者百十頭復減其糧剔其巢毀其卵越數日而案頭硃筆爲鴿銜至空中擲下既又銜其帽頂擲於客前既又銜其朝珠散委於地最後乃失其印大索兩日於鴿櫥中得之如是喧擾者月餘日而方伯遂病又踰月竟以賊敗家大人曰此鴿屎之汚人或知其將敗而做之或乘其衰氣而弄之自非偶然乃不知恐懼修省而與物爲仇庸有勝乎又曰此鴿去來無定聞我未到任之前藩篆係伍實生廉訪兼署伍在臬署接印鴿卽隨印而往其畱守藩庫者不過百十頭迨我接印之日乃全隊歸來然則不但守庫而兼守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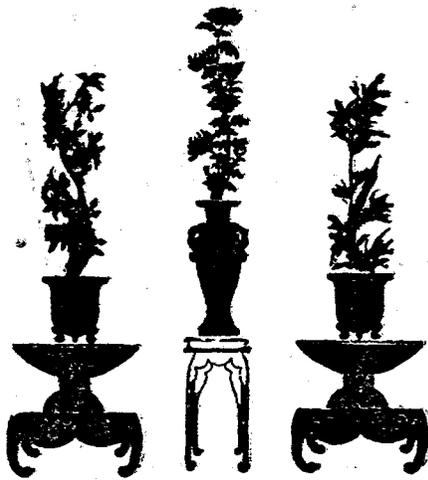
沈東甫逸事

道光戊子己丑間余隨侍江蘇藩任時署中書記友爲湖州沈巽帆茂才一咸嘗述其族祖沈東甫先生炳震一事云公嘗晝寢書齋中

夢青衣者引至一院立鏡高丈許請公自照前生則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方錯愕問又請照三生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又非儒者衣冠有蒼頭闖然入跪叩頭曰猶識老奴乎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以文卷一册呈公問其故曰公前身在明嘉靖間姓王名秀今日青衣召公乃地府文信王處有大同任內五百鬼訴公請質問耳老奴記得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此五百人本劉七案內敗卒降後又反故某總兵立意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兵不從老奴恐公忘卻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耳公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步行乎乘轎乎蒼頭呵之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行者乎呼一輿二夫甚華掖公行數里許前有宮闕中坐王者冕旒白鬚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秀進王曰且止此應先喚總兵旋有戎裝金甲者從東廂入公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公公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

人總兵業已承認君有書勸止吾亦知之然開朝法總兵亦受兵備道節制君令之不從平日懷惡可知公唯唯謝過時總兵在旁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也况詐降復反不殺則又將反我爲國殺之非爲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氣如墨聲嘖嘖遠來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毬齊張口露牙來嚙總兵兼睨公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羣鬼曰有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又何曉曉羣鬼曰當日許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餘皆脅從者何可盡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真爲國爲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爲民可也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此事就攔二百年總爲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令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託生爲人我想以此事狀上奏聽候玉帝處置惟兵備道所犯甚小且有勸阻手書爲據可放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柔懦之過五百鬼手持頭叩階曰惟大王命因命青衣復

引公出又至鏡所呼曰請照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見家人環哭  
云已暈絕一晝夜矣



池上草堂卷第三

福州梁恭辰撰

談相談命

家大人官儀曹日適金溪楊邁公中丞謹由浙撫降爲三品卿堂再降爲部郎入儀制司同官知其素精風鑑羣聚叩之公但微笑之曰自少年狡獪尙且離合叅半今老眼昏花已其敢復自欺以欺人乎家大人詰之曰君在浙撫將離任之前亦曾攬鏡自相乎公曰我明知此案既發必至失官而屢對鏡揣摩並無咎徵晦氣不知何故家大人曰以封疆艱巨之任而忽弛重擔仍還清班豈得謂之咎徵抑亦有何晦氣然則先生之眼力仍不差矣公拱手曰足下此論甚精誨我多矣足下既明此理則何必復論相且相隨心改命由心造本非一成不變之局亦何可刻舟以求吾儕但當強善以迎之居易以俟之而已時孔荃溪方伯昭度亦在坐瞿然曰相隨心改屢聞其事

命由人造竊所未明願先生畢其說公曰命與相相連而及未有相佳而命醜亦未有命好而相乖者也君不聞李敏果公衛之事乎李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尙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救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君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歸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君其識之後李常述此語以戒人又山東國中丞秦嘗扶乩問年壽若干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

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預爲注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誤殺二人減十年壽乎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人矣此言皆鑿然中理與前說正相發明也

徐侍郎

平湖徐辛菴侍郎士芬以嘉慶己卯進士入翰林躋九列未達時偕族兄士芳同應丙子鄉試逆旅中檢得一包裹知爲過客所遺驗其物爲婦人首飾辛菴曰此宜守而還之意外之財勿得也其兄漫應之詭謂辛菴曰弟但行吾當守此辛菴信之不疑遂先行其兄卽挾包裹竟去先後至省辛菴問之設辭以對無從質證其虛也既兄弟同入場辛菴文不愜意已絕望矣及填榜日其兄士芳卷已擬中方寫至芳字草頭忽燭花適爆落其卷面亟拂去已焚去一角羣謂此

人必有惡業盍易之或謂榜中姓名已具如何監臨曰此卻無妨可以洗補乃急取備卷易之及拆彌封則辛菴卷也於是衆皆喜曰是直無事洗補於草頭下添寫一分字可耳善人獲報之巧如此

錢三元

本朝以三元及第者自長洲錢湘齡公榮始爲諸生時初名起因

功令避前代名賢之同姓名者易今名幼以孝聞其母高太夫人病篤刲臂肉和藥以進應手而愈大魁後以修撰直上書房敬恭匪懈值和坤當事欲羅致之堅不爲奪和銜之故詩文楷法並精屢司文柄而終無由進一階和敗後始連擢至內閣學士時諸近侍黨於和者皆有所罣礙公獨脩然事外時論高之按錢之墓志銘爲石琢堂先生所撰而於不入和黨太節獨遺之不知何故又敘官階只及修撰而以後開坊歷至閣學曾不見亦載筆之疎也

此文今載編學廬文集

陳三元

繼錢湘幹而成三元者爲桂林陳蓮史方伯繼昌初名守叡嘗夢泥  
金到門乃繼昌二字詰以錯訛其人答云今年會狀必是此名寤而  
更今名桂林城外還珠洞有石筍下垂舊有石筍到地狀元及第之  
諺至是石果與地接又洞中有磨厓詩刻分嵌繼昌三字亦一奇也  
方伯爲榕門相國文恭公元孫其積累之深栽培之大所不必言及  
第時封翁蕉雪中翰元壽猶健在寄以詩云祖宗貽福逮雲礽福至  
還期器伺盛好以文章勤職業勉求學問副科名出身豈謂管溫飽  
得志從來戒滿盈有子克家寬父責老懷不用日愁生似此庭誥豈  
羅念菴之婦翁所能夢見乎按方伯爲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會  
狀其廷試策首頌揚處有道光宇宙字逾年爲道光元年亦可  
謂幾之先見者已亥庚子間余與仲兄隨侍桂林植方伯在里養疴  
最承青眼嘗集句手書楹帖見贈云虛其心實其腹驥之子鳳之雛  
義兼褒勗余兄弟甚感佩之

季亢二家

王葑亭通政

友亮

語余先叔祖太常公曰國家巨富有兩季北亢之稱今殆無復知者余居金陵外兄羅履堂自江北歸爲言泰輿有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爲季氏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爲複道每夕行撤六十人蓄伶甚衆又有女樂二部稚齒韶顏服飾皆值巨萬及笄或自納或贈人有修撰某得其一女方媚之姬涕泣廢殮謂弗若其主家廝養乃遣之此與鈕氏舢舨所載略相同余幼隨先大夫之山西平陽任屢游城外亢家園中設寶座蓋康熙中嘗臨幸焉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畫闌有婢媵出窺皆吳中裝束也相傳亢先世得李闌所遺輜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窳四十餘萬他舉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晝夜珍寶一空計余往游時亢已中落規模僅存今則蕩然無人園亦鞠爲茂草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居半焉當

兩家盛時不思殖德以培其後驕奢淫佚如出一途轉瞬之間漸滅殆盡今季氏尙知課子有登第官侍御者其家雖替子孫猶得籍儒業自存亢氏以讀書爲苦日惟聲色飲博是耽迨乎困窮束手無策憂傷短折遂致餒而死非父兄失教使然歟世人崇貨殖而薄詩書觀於此可憬然悟矣 按葑亭先生爲太常公所述如此太常公自述弱冠時競婚山西亦曾游平陽之亢園尙可想其梗槩及道光間家大人過平陽亦欲往一游侍導游者則土人以斷垣叢蘖毫無足觀辭矣

### 太平王

家大人與溫朋梅學士啓麟同官儀部申之以婚姻溫本山西太谷巨富近稍減家大人偶詢之曰山右多富族如君家者尙有幾姓學士曰余家不足言吾鄉所稱本以太平縣王姓爲最相傳其先有一諸生言信行果而家極貧抄讀鄰村歲暮撤館歸輒將所衣之藍衫

質之典舖以資度歲新春必贖回披以上館歲以爲常一年持藍衫往質店夥嫌其敝不納生口道春間必贖年例如此試查故簿自知店夥仍斥之生歎曰我若開典舖有可以濟人急者雖死屍亦必受當乃負氣披衫而返途中爲棘刺所鈎衣破益悒悒行數步忽思歲除在即此地來往頗多恐棘復鈎他人衣乃返脫衣徒手拔棘棘堅不可拔因拾道旁樹槭刨土挖根根盡而其中有空坎白金見焉檢以歸正月焚紙緦其處以謝則坎中藏金頗多盡取之乃開小典舖於前所質舖之對門開張日仍披藍衫祀神閨店前喧爭聲出視之有人裹一死孩來當店夥呵詈其人爭曰汝家主人曾親口許當心知爲某舖所爲乃云語實有之欲當幾何答云一兩如數給之店夥無不怒且笑者生持入後園中掘坎埋之坎底粲粲皆白金也因以致富甲於通省遠近悉稱爲太平王恤窮周乏終身不倦子孫皆守其訓聞至今破藍衫尙存

放生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鱸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不足願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慨諾之自出銀一兩募衆湊成八兩盡買而放之至秋夢神告之曰汝本未得中緣放生功大早得一科放榜陶與張皆中式

丙午科二事

乾隆丙午順天鄉試有書於卷面者曰黃四姑娘開折遂登藍榜是科江南闈中一士子於題紙下後高歌不輟忽題一詩於號板云芳魂飄泊已多年今日相逢矮屋前悞爾功名虧我節當初錯認是良緣踉蹌而去

白卷獲雋

句容某生博學能文好行陰德值鄉試無資得親友贖儀十餘金抵省寓東花園地藏菴聞鄰舍有老嫗失養不得已而賣媳者分離前

夕哭甚哀訊其子則多年遠出矣生惻然爲輾轉作計詭作其子家書言久商獲利將歸因結賬暫畱先寄銀十兩以資家用明發投之老嫗得銀事遂解生復借貸入闈夢有神告之曰子獲雋矣然必三場俱曳白乃妙醒而竊笑荒唐題紙下方欲握管恍惚夢神呵止之曰子欲落孫山外耶卷有字榜無名矣生仍不信靜坐構思而心如廢井緒似棼絲日已將夕不能成一字繼且神思困憊竟入睡鄉及覺見提筐出場者踵相接無奈何亦交卷而出聞藍榜已揭趨視無己名乃勉入二三場遂坦然曳白迨揭曉則已高標第二名正錯愕間有飛騎遞某令札至啓視則闈稿悉具令固名進士由庶常改外派作收卷官深以不與衡校爲恨得闈題技癢難禁默成三藝適接生白卷袖歸寢所疾寫發臆欲以試內簾之眼力而惟恐生之不再來也繼得二三場卷俱一律曳白益大喜始終完其卷填榜已知奪魁意得甚故密札以達之生詣謝令笑問君何惜墨乃爾生以夢告

問有何陰德致此生謙言無之固問因微言場前寄銀事令拱手曰是矣子代人作家書天遣予代子作場藝又何謝焉報施之巧如此遇合之奇又如此夢中神語之不憚煩又如此一善行之所係不綦重哉

俞生

江陰俞生乾隆末鄉試入頭場於初十黎明卽衷具欲出鄰號生知其未謄真也怪而問之色甚慘沮力詰之始告曰言之罪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彌畱時呼予弟兄四人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十金寃殺二囚昨詣冥司對案法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得畱一子單傳五世貧賤終身吾地獄之苦已不能免倘或子孫妄想功名適增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其各勉爲善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惟我僅存鄉試二次悉汗卷昨三更脫稿倏見先君揭號帘指責曰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違吾道

囑致吾奔走且重獲罪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疚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學目連救拔亡靈耳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至孝感神

興於詩者江都人本姓孔定南王後也初業儒不售挈其子貿易於定陶縣嘉慶癸酉教匪犯定陶興父子同奔賊及之將斫子跪而請曰幸斫我勿斫我父賊徑斫其父子抱父頸連呼斫我斫我賊兩斫之皆殞興於脅岡中不知有昏曉俄見其子手足動而不能言俄見其子手據地起而仆仆而復起然亦不能言又久之自覺喉間有一縷氣蒸蒸然甚熱咳而言其子亦言初斫時如有神人傳以藥許不死也父子匍匐出積屍間凡十有五日不食不飲不知痛乃並不死興面受刀割眼耳鼻各半其子殊而未絕今已歸江都飲食笑語並如恒人朱酉生知止堂文集中心記其事云

始吉終凶

陳楓階 良晉 曰陳光詔者湖北人與余同官湖南知縣聲名甚平常其長子秋舫沈已卯大魁典試廣東次子大雲濤亦以翰林典試廣西兄弟先後皆請假省親到湖南任所人咸豔之大吏因是亦重視光詔隨擢用爲州牧或有疑其報應之或爽者余曰無疑也嘗聞其幕中老友云陳曾於某任內得教匪聯名册私焚之終不上聞蓋活人多矣此所以報歟後光詔亦忤肆大吏廉其實於計典黜之旋里後有堪輿家告以祖墳有水光詔以鍤鋤掘之水果旁湧擇期改葬甫啓石門熱氣熏蒸有二紅魚躍出始悟吉穴一魚倏不知所往一魚爲石壓死悔之無及光詔目旋雙瞽無何得都中信知秋舫以覆車驚悸而卒計其日正啓墳時也時大雲以御史奏直隸水利事奉命馳驛往勘沿途作威福有呵斥道廳之事蔣礪堂制俯以狀上聞坐此罷廢其家驟落夫同此一人一家之事乃始以種德而其應

如響旋以怙惡而不獲令終太上之言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信哉

朱別駕

家大人陳臬山東時司刑名者紹興岑可樓老幕也爲迹乾隆末在平縣有一奇案云山西平陽令朱鑠者性慘刻所莅之區必別造厚枷巨梃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杖妓必去其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曰看渠如何接客妓之美者加酷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語同寅官曰見色不動非吾冰心鐵面何能如此後以俸滿推陞此間別駕挈眷至荏平旅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人曰樓中有怪歷年不敢開朱素愎曰卽開何害怪聞吾威名當早自退妻子苦勸之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已獨携劍秉燭登樓坐至三鼓有叩門進者白髮絳冠老人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當疊見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

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沓至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臉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負急呼店主至告之狀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視則橫屍滿地所殺者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鬼弄我矣一慟而絕店主報官立案後兩年余佐荏平幕時曾親檢其卷閱之

### 節孝祠

岑可樓又言前在鉅野縣幕時聞其縣學有門斗某典守節孝祠卽寄家於祠旁小屋值秋祭門斗夜起洒掃其妻猶寢似夢非夢見祠門外坐二神將金盃練甲數鬼卒夾而伺有婦女數十輩聯袂而入中有舊識二貧媪素知其未邀旌典因問其何以亦來一媪答曰人世表題豈能徧及窮鄉小戶湮沒者不可勝數鬼神矜憐苦節雖未得請旌者亦招之歆祀祠中若冒濫恩榮者雖已設位反不容入也按冥漠之中理合如此偶借此門斗之妻以傳播於世耳

山陽大獄

山左李皋言 毓昌 卽墨人嘉慶戊辰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奉委赴山陽縣查賑至則徧歷村舍覈實稽考殊多浮冒侵漁將據實通稟已具稿山陽令王仲漢大懼使閹人包祥以多金啗李之僕李祥顧祥馬陞等說其主且許重賄李堅弗從事甚急仲漢忽謂包祥曰此事期必濟聽汝輩爲之包祥還與李祥等密商於茶內入砒夜深進之李君毒發顛仆狂吼尙不卽死李祥等復以腰帶扣頸懸床上作自縊狀遂絕淮安守王穀者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號先以賑事得伸漢金竟以中惡自縊驗報具詳返其柩於家人亦無復疑者數月後有李君同學荆翁者老諸生也一日在郊外見李君儀從導引前來遂憑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已得請於上帝憫其清正強直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家人痛哭環聽啓棺視七孔血痕猶可驗於是李君之叔士璜赴控京師事遂上 聞將王穀王仲漢等

俱擊解交軍機處會同刑部嚴審先是仲漢堅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命左右與之仲漢執茶杯瞪目良久遂吐實王穀亦欺服獄其奏上李祥發李毓昌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

睿廟有御製詩三十韻憫毓昌加知府銜賜其子舉人一體會試天下聞者皆額手稱快按王穀先任德州知州時有二童子一年十二一年十三在塾中戲相雞姦爲人所見兩家父兄羞憤互訟穀竟問實律凡姦十二歲以上無問男女皆論死十二歲以下僅科姦罪於是十二歲童子以薄責發回十三歲者論如律瘦死獄中後年十二歲者已及冠出赴試爲十三歲之父兄所控阻彼以爲昔受汚於我子我子已問罪如律彼何得復粘膠庠十二歲羞不自容竟自戕死其實兩家童子當時亦皆知識初開不必果有其事兩家父兄迫於人言嘲笑憤而具控亦不樂官之證實也使當官者以兩兒嘻戲驗訊無據呼其父兄自行領回訓責不爲縱法而所全不已多乎

蓋穀之天性刻薄如此時孫淵如先生星衍爲德州糧道目擊其事甚爲不平後聞山陽案發慨然曰若王穀者雖無此事死亦晚矣

江都某令

揚州下竹辰方伯士雲云乾隆間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赴甘泉李令處作別面托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爲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登舟後夜三更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驗屍者商家注姓兩奴口角一奴自縊死注有富名某令以爲奇貨命停屍於大廳故不卽驗待其臭穢講實三千金始行往驗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勒詐四千金方肯結案李令見而尤之以爲太過某令曰我非得已適欲爲兒子捐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已卽且覓往京師上庫署中並未藏一金也未幾其子果選甘肅知縣擢河州知州因賊私案發處斬兩孫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令驚悸疽發背死按此事與吾閩厦防某承事相仿而其報更烈矣

劉映南

江右劉映南賈於吾閩之汀州頗得利乃買舟篋金歸中途被竊號於衆曰篋中有毛某所寄二百金奈何衆爲追竊者已望見矣竊者始棄篋而逸劉驗之狂喜曰寄銀好在蓋竊者棄其餘以餌追者劉銀去而毛銀存也衆問失銀若干曰四百問何以狂喜曰寄銀在可以見吾友失銀命也衆咸嗟歎是歲貨利倍常時適債所失也此事在嘉慶六年辛酉越十四年乙亥有同鄉某賈於歸化者忽患病劉往收賬則責負人叢集店中查檢錢貨嘖嘖議分未決而劉責負五十金數最巨乃語衆曰病者尚可不死若錢貨驟分則病者必死是而吾輩死之也且奈眷口何我所責獨多今若此盡其俟明春乎衆唯唯而散某病旋愈劉回舟中途有巨盜伺之探知空手歸遂去

蔣封翁

沿山蔣適園封翁堅心餘太史士銓之父也精法家曾以智俠自喜

七歲隨其叔游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曰某寺僧被殺不得主名奈何蔣附叔耳語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問之曰他誦經而屢顧不在經故疑之語爲捕者所聞竟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出游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蔣疑而跡之見其躡古廟大鐘下詰之則曰我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某賊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故避此言畢泣蔣亦泣強之回舟與其食並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爲兄弟居無何熊來曰我得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緡臨安無所托母妻故來弟亦知吾父有養子白蛟平素無行脫有敢弟善持之言畢去踰年臨安人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瀕死時囑曰爲我報蔣君蔣陰計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巨測乃函致臨安主人授邵署法遲至十日始告熊母母果遺蛟柱巨蒲召蔣哭曰蛟至臨安兒骸已焚塊然在桶今舟人已負之納我圃中

此外不餘一錢奈何蔣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圍哭視舉走出母牽蔣袍哭曰聞臨安主人以兒金寄君釜之來固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盍析其半以活老身如何蔣未答驟突前睨曰此事須南昌廳主明之耳蔣叱之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叟來卽明也較卽肩蔣而去俄頃有鷹肩者六七輩至蔣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托防蛟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皆詣圍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斧之復底脫皆鎔金瑩然裹以簿券衆取視皆感泣歎老嫗不知人而已游幕山右時臨汾令縱吏暴征民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往撫治聘蔣同往至其地山上人如蟻蟻張旗樹柵洶然蔣手令箭先行環山呼曰撫軍知汝等皆良民爲姦吏迫而走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審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噤不敢語稍稍下蔣導之入縣庭牽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庭而囂欲毆之蔣從旁大呼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撈吏至血流民懼譟拜謝去安堵如故後蔣以倦游家居

忽聞佟爲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至澤州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蔣至爲強一飲會太守有疑獄聘蔣蔣曰若能助佟我卽助君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醫至三日而事集佟行蔣乃行蔣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心餘捐館時猶及見心餘舉於鄉後以心餘官編修贈如其官

陳鑑亭侍郎

嘉慶戊午吾閩鄉試 新城陳鑑亭先生觀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某懷挾一包裹被兵弁所搜獲獻之先生時衆口駭觀咸爲廣文擔憂廣文已殼棘至無人狀先生乃取包裹置於坐椅之右大聲飭兵弁曰既有懷挾應仔細再搜兵弁不敢違復將考籃及衣架重複檢視乃跪稟曰無之觀察喞然曰汝既說有懷挾如何又言無之仍飭再搜如初復跪稟曰實在無之觀察目廣文曰既實在無之汝不進去何待於是廣文領卷徑進而兵弁

乃瞳視無一辭旁觀者皆暗地稱頌不置夫科舉之搜檢自前代即有之然功令不得不嚴而奉行者則不可不存寬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歷躋顯秩官至倉場侍郎按江西新城陳氏先世極寒微有在富家傭工者樸誠直諒爲主人翁所倚任人咸稱之爲陳長者厥後子孫繁昌家道大起如前少宗伯石士先生用光前少司寇鍾溪先生希曾前侍御史玉方先生希祖今大廷尉子鶴先生字恩皆鑑亭倉侍之羣從行也當乾隆末年吾閩虧空案發自督撫以至州縣無不獲咎者由京揀發道府十六員到閩補用時撫署有老幕客精風鑑每於屏後伺十六員之來徧相之私語人曰新到之道府率多刻覈之才而鮮渾涵之度其精明而兼渾厚將來能終保令名者僅三人而已謂慶蕉園制府李蔭原藩伯長森及鑑亭也而鑑亭最稱仁恕云

戴太守報德

吾鄉侯官游心水太守紹安在南安任時大庾戴篋圃先生方以幼童應縣試戴本徽州產衆攻之不釋太守與大庾令孫卓峯邁力護之孫亦閩人也篋圃先生少穎異縣府試皆高標故邑人益妬之太守已於學使者前爲之緩頰院試日太守預藏篋圃於輿中四鼓即同入試院學使者榜發亦高標衆無奈之何遂入籍未幾篋圃可亭石士蓮士數先生踵起蔚成章平之業篋圃先生臨終時囑其後人云吾家之興實游孫二公之賜他日當無忘報德也越數十年後游之後嗣不振至無以自存而戴崑禾太守嘉穀適蒞福州甫下車卽訪游孫二家子孫而游近居榕城值陳敍齋侍御功里居爲之介紹翻縷復其田廬並延師課其孫曾資之薪水籌畫備至一時傳爲佳話家大人曾作報德歌以美之

支某

鎮江鹽商支姓者其家雄於貲而富而好禮余隨侍家大人寓居邗

上時錢梅溪泳主其家蓋鎮江揚州各有一宅余與梅溪爲忘年交數相往來於揚州宅因識交見其醇謹敦篤絕無驕奢習氣時英夷警報屢至鎮江紳富多先期遷避莠民乘機擄搶者不絕於途支家方擇日令婦女帶輜重將爲江西之行有莠民百十人約屈日攔門劫之支於首塗日始聞其事欲請官彈壓已弗及突有乞徒三百餘人攘臂登門將莠民驅逐淨盡俟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蓋支家平日以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優有求無弗應者每朔望必大張酒飯以飲之使各盡歡而後罷故終得一日之報云

嘉義令

道光十二年臺灣陳辦之亂大抵爲貪醉吏所激而成有嘉義令某者聞變逃入民舍適堂後有空棺遂臥其中賊至見虛無人已相率去有一賊以大便急獨留後某令以爲賊去盡又鬱悶已久微露呵欠聲爲賊所覺奔告前賊復返開棺將某令曳出橫加榜掠令其將

某案得贓若干逐案供明凌虐移時然後剗刀於腹焉不知者方以爲不屈被難也時三山詩社以此命題家大人有句云固難摧髮頑民罪豈有甘心衆母家可謂婉而諷矣

池上草堂卷第四

福州梁恭辰撰

黃霽青述二事

道光辛丑家大人在上海防堵英夷與黃霽青太守

安海

相遇昔年

宣南詩社舊侶也太守喜談因果述其數年前魏塘

居鄉名

有周蘊超

者死時偏身青腫作拷痕陰囊腫如斗大自以錐刺潰爛如蜂窠如

是多日垂斃手足俱合如桎梏狀口呼冥卒及地保包爲榮名哀號

乞憐作悔恨聲不絕室內外鎖鍊聲琅琅然其居與余鄰余亦聞之

詢其戚黨是人生前究作何惡業有人附余細語曰是不可枚舉第

就一二事言之可知其人矣里有姑嫂二人皆孀居稍有薄產周初

誘而姦之數年後復將二婦誘賣兼吞其貲二婦皆鬱鬱死數日前

周已自言爲二婦所控拘魂就鞫矣又一尼菴有田數十畝尼亦粗

有姿色其田爲乾隆初施主所捨勒碑殿門外周陰使人磨去施主

名而易已祖名外塗泥沙以掩鏡迹旋使其姪誘尼姦而自率無賴數輩密掩之遂以不守清規逐尼而奪其田墓碑呈官冒稱施主子孫官亦無以難也其他事率類此欲不受其報得乎太守又曰包爲榮者生前曾充地保人尙樸厚未嘗魚肉鄉民不意其死後仍充是役也 霽青太守又述其封翁退菴先生家居樂善濟人以醫而自隱於詩嘗著醫話八卷及漁齋詩集若干卷生平戒殺凡祭祀賓客之用無非沽諸肆者一日友人餉蟹二筐霜螯肥美旁觀者咸思及頭先生時坐水閣中傾筐投諸河一湖州客適在座謂先生酷類其鄉張封翁張封翁者蘭渚侍郎之父也其家戒殺放生已數世侍郎兄弟咸登甲科膺顯仕君能如此行見諸郎貴顯比張氏矣踰年霽青旋以二甲第一人入翰林典黔試作守高州 按蘭渚侍郎撫閩時家大人曾入其幕中初不知其戒殺也居將匝月館膳中未設一雞偶逢讌集必蒸板鴨以餉客詢之乃知其事食自死肉合署皆奉

其教不敢違也侍郎自奉甚清儉每朔望黎明出署但買兩麥花噉之俗稱油日奉蓮池大師法門以修淨土念佛號爲事易簣之曰有人於南屏僧寮遇之殆已生忉利天矣

### 陳海霞述二事

陳海霞標吳江人歷司桂林撫署刑名在家大人幕中最久與余爲忘年交嘗言其同里某氏適邑中趙某趙私一僕婦有身氏故有子知其故乃匿僕婦於內詐爲已孕俟其產而畱撫之人鮮知者後僕婦所生子名平章中某科舉人選嘉定教諭氏得封如例而已所生子則夭亡久矣向使不畱僕婦子則宗祧遂曠蓋天之所以報不妒者如此海霞又曰有浙中皇甫某乾隆某科進士爲某邑知縣罷歸來主吾邑笠澤書院皇甫故長者授徒有方吾邑人士亦親愛之而暮年殊困頓有一子已登賢書而暴卒惟老夫婦兩日寄居吳江亦相繼而沒嘗語人曰吾平生有三快意事而因一事錯悞致受

惡報此生無復他望雖悔曷追言之可爲戒也吾少年時步游郊外見一麗人心殊愛慕後娶婦歸卽曩時所遇之人快意者一會試放榜日隨衆往觀苦短視不能及遠又人衆擠不得前瞥見地上遺一眼鏡試帶之與眼恰合一舉首見已姓名正巍然高列快意者二其年吾子初應鄉試卽登賢書快意者三迨吾爲某邑知縣有門生某有才無行中鄉榜後嫌已聘妻貧誣其有外遇此女適病鼓脹乃指爲有孕控於吾乞斷離吾信之乃拘此女於公庭不容置辨女性故烈袖出刃自剖其腹急救不及遂死於是事上聞某門生抵罪而吾亦坐是失官心殊惴惴無何吾子白晝覩女來卒死今吾夫婦老而無依行見爲他鄉餒而之鬼報亦酷矣聞者無不酸鼻當官者輕信之弊至於如此可畏也哉

勸人惜字

朱坎泉者錢塘諸生客游他省有某官延課其子見其居民不知惜

字糊窗抹桌踐踏污穢惡習相沿恬不爲怪乃力勸居停捐貲收買  
或有不潔之紙必手自洗滌焚之逢人勸諭竟移其俗不數年間所  
收之字以百億萬計及其歸也長子名瀾以嘉慶丁丑成進士入翰  
林次子瀛亦以某科登鄉薦矣夫一人惜字爲善有限能使人人惜  
字則其善大矣宜其獲報之隆也

貪吏不終

道光初吾鄉侯官令張姓者湘陰人其父本充縣役嘗語人曰公門  
中好修行吾儕隨事皆可造福也生平喜爲人解紛不肯逼人於險  
人咸稱爲張長者因解犯至省垣卒卽葬於城外官山地勢低窪每  
春夏月必爲水潦所浸家本貧不能起遷聽之而已後其子某由科  
目出身又以此爲吉穴不肯起遷及作令吾閩聲名狼籍不恤人言  
宦橐旣充卽遣所親旋楚將先墓之周圍用土填高以免水患乃不  
數月遽以不謹被劾去官其鄉人頗疑爲修墓之故或曰其地本鮎

魚穴得水則活水涸則死耳時陳楓階攝令湘陰聞之慨然曰一胥役而行善遂得貴子一邑宰而貪墨不免失官天道無私如此人不察天心之所在而徒嘵嘵於地理豈非傾哉

武岡州事

武岡州周某家衣食稍足而族丁寡弱居舒楊兩大族之中是年歲荒冬寒舒姓有乞兒凍死郊外距周宅半里餘周夜臥不知天明舒來見之乃歸約匪徒以人命圖賴周懼賄金五十兩求息十六人共分之前一班去後一班又來人數愈衆需銀愈多非數百金不辦周無奈往請關聖像並州城二郎神像供於郊外上疏禱之衆始懼而散過數月分金諸人內有一人忽顛狂來自周門跪拜曰我只分得銀若干但願汝明中去暗中回云云每日拜三次數日而死又一人繼之拜祝如前連死七人餘九人懼願退還原金求周代懺悔周不敢允而十六人盡死矣此乾隆丁未年事暗室燈名書載之

蘇大璋

乾隆間有諸生蘇大璋者治易有聲夢天榜中式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友起妒心訴於郡謂蘇有關節預知名次乞究治及填榜時郡守在座第十一名果習易者乃以狀白監臨試官俱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擬以他備卷易之議既定拆彌封則自備卷而中式者蘇大璋由中式而抑置者卽訴郡之友也一堂咋舌士論快之

陳扶昇

湖北陳扶昇者黃州府巨族也通族有一祖山俗呼蛇穴其實乃水木蘆鞭之龍直來橫受穴閃一旁而祖墳皆在盡頭所以不發時扶昇方爲父營葬本房單弱族人逞強不容其占大穴不得已橫窩定穴乃恰得真龍葬後生六子皆聰明岸異少年科第各得顯官宅中奴婢如雲奈家法不整凡僕婦之有姿者恒用以伴宿爭相獻媚習以爲常及其生子仍爲奴僕所有後有數家逃至江南易姓改名

竟得大貴而扶昇之滴派僅一傳卽衰雖訪知其事轉畏勢不敢往  
認只說奴僕發達而不知爲陳氏之正支也長沙貴中孚曰此事余  
所親見吾鄉中如陳氏者亦不知凡幾當其內亂之日未嘗不自鳴  
得意豈知其受害如此之深哉夫人情莫不欲後嗣之顯榮豈肯將  
大富大貴之子孫平白斷送與他姓所以然者私慾蔽之而利害未  
明耳若早有覺寤而不通身汗下者非人也昔年衡山有譚姓者由  
縣官罷職而歸日享田園之樂一日收租見庄戶之婦甚美以言調  
之不願再逼之卽走避私告其姑姑曰似此富貴之家謀其風水猶  
恐不得今來就你有何吃虧而反不從耶婦曰恐夫知見責耳姑曰  
我先爲你言之可無慮也越日譚復調之便欣然相就譚大喜是夜  
入房而婦適至將解衣就寢乃問之曰我前再三相調你決意不許  
今一言甫出而遽相從何前難而後易乎婦乃告以受姑之教云云  
譚大醒悟因假託出便遂夜遁去後譚連生數子皆顯達今尙孫曾

蔚起不衰此所謂臨坡斬馬撒手懸崖也觀此知富貴之家尤宜保重真種一失永不歸還縱有顯親揚名之子孫徒誤認他人爲父祖吉地之靈秀潛移正支之嗣續浸替身後之追封不及祠廟之祭享讓人父不能認其子子不能識其父而當局者反以爲樂不亦大可哀乎

### 佃戶行善

有佃戶錢益者其主人因謀佔鄰田不遂心生毒計令益以稗子撒鄰田中益謂其妻曰竟撒則害人不撒則逆主命將奈何妻曰何不以蒸熟稗子代之益遂如法行其主察之見已撒而止而鄰田毫無所損後益生子登進士第夫妻皆受封偕老焉

### 代寫離書

甯波葛觀察爲諸生時每赴學塾過路旁一廟必揖而去神託夢於廟祝曰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其爲我築一屏於門廟祝將

鳩工復夢曰無庸葛代人寫離書已削其科名矣蓋里有棄妻者葛得其一金而代爲之也葛聞廟祝言爲力完其夫婦後登鄉榜官至監司而止

恩福

恩福者以滿洲文舉人選山東陵縣頗有幹才而行同無賴署中治事之暇卽鳩合僮僕差役等大開賭局呼盧喝采晝夜不絕聲其長女已及笄常一騎一僕出遊不知所往夜亦不歸恩不能禁亦不過問也教匪馬進忠之案本多附會所株累至數十人恩爲承審官將定案株累者率不肯畫供詰其故曰畫卽斫頭豈有不知恩諭之曰但畫我保汝不斫頭衆皆曰太爺哄我恩曰我若哄汝汝索我命衆諾之翼日皆駢戮矣家大人莅東臬任悉其寃日思劾恩旋擢任去至鍾雲亭詳爲巡撫始因案去之大受挾制且與其妻曰持刀伺於途鐘至簡出以避之後因京控上命文秋潭閣老往鞫之文定案而

恩入京翻控復

派阮芸臺閣老會刑部審始定發遣途中爲羣鬼所扼死其妻子不知流落所終

藉人雪仇

泗州某生薄游粵之瓊州府寓僧舍中先有一客在焉詢知爲江西劉某與新太守有舊因新太守未至暫寓以俟偶題詩壁上牢騷惋惻泗州生頗有憐才之意邀之小酌相見恨晚因與晨夕晤對唱和甚歡未幾新太守已下車促劉往謁踟躕不去疑其衣敝履穿羞顏干謁卽假衣冠僕從慙慙其行至午後去而復返詰其故慘然曰旬日來深感知遇之厚屢欲誠告恐駭聽聞而事難克濟尙須鼎力成全不敢不陳心腹余之訪太守實欲雪仇耳太守前因罣誤虧帑余爲之借貸彌縫復罄產爲之捐復既得官零陵令余往理索則頓遭白眼不但不承前欠且以惡言相逐使我進退無路瘠死他鄉數年

來屢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爲之排護入則門丞戶尉爲之呵禁君若肯僞作抽豐客試往一拜余當藏身扇匣中但得進宅門卽無阻矣泗州生大爲不平旣而驚曰然則君其鬼矣劉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時已薄暮卽秉燭相照果無影泗州生大懼枯坐神喪默無一言劉慰之曰勿怖日來蒙惠垂青孤魂藉以不餒頃復求仗鼎力豈敢累君良久稍神定許以所求明日如其語進謁片刻卽出次日忽喧傳太守暴疾終矣泗州生恐洩前事構禍亟他去而劉亦不知所之

佔墳惡報

有卜葬者信地師之言以古墳爲吉穴合數塚之地鋤而平之棄其朽骨瘞其父母謂陶朱之富可操券致也居貨海船貿於東洋忽遇風落滄數年始得出滄而返初去年餘其家人忽見其倉皇夜歸曰我在海被盜劫貨不能返因亦在海爲盜劫殺多人今事敗倖逃聞

被執者已供我姓名里址飛檄拘眷屬可速自爲計俱死無益也揮淚而竄合家震駭一夜星散次日鄰人怪其日午不開門推之已虛掩呼之無一人不明其故地方具稟有司檢其什物爲造冊封之親族疑慮無敢出爲理者後此人旋里見屋閉官封詢之鄰人告以久遁乃呈官請給還屋物官轉請以全家夜逃之故邀鄰族還保所挾賞已耗盡所領回之屋已破壞不堪什物失其十之七八矣兩年後過鎮江遇其妻爲人傭嫗乃述其故流離亡去之子女尙不知所之有知其佔墳者爲人言之鬼報之惡毒如此

### 貞女明冤

乾隆辛亥春京師德勝門外一老人僱車往南城未至而死御者赴官報驗日暮未及檢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覓火向爇既歸疑烏有矣懼罪計無所出有點者曰吾見僻處厝一棺已被挖可偷其屍代之遂往發焉黑夜間不復審視匆遽將屍覆置驗所明

日官來檢驗則女尸也項有扼痕共相駭愕嚴鞫守者迫於刑遂吐實亟拘屍主至嚴訊之蓋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後婦婦本有夫以貧故僞爲兄妹而賣之以度生某貪其色娶焉前夫以親故時相往來某業賈每出必竟日或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爲女所窺懼發其私謀並汙之與女婉商不允至夜強劫之女號詈百端婦計無所施適具父以索逋赴通州須十日方歸遂共扼殺以滅口比某歸給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鞫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顧老人之屍烏有也遍索弗獲姑繫車夫與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於官曰前日所失之屍卽吾也吾夙有痰疾冷則發發則如死至中夜醒見黑暗無人意御者棄我而去耳暗中尋路自返孰意興此大獄龍官出車夫及里甲驗之確並釋之案乃結噫此天之不欲淫兇漏網抑貞魂烈魄假手於人以自明其冤歟

城隍顯靈

吾郡城隍廟本屏山地層累而上形勢巍峨香火最盛余周歷各省所見廟貌無此壯觀也少聞莆田縣有王監生一案王素豪橫見田鄰張嫗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爲已有張嫗無奈何以田與之而中心甚憤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張嫗召其子視之卽執以鳴官誣爲子殺其母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 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蘇昌閻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山野間且徧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州泉州二知府會鞠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爺爺我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及牽出最下一層廟門則兩泥塑鬼隸忽移而前以兩槌夾乂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知府亦悚然重加研訊始白其子冤而王監生伏法城隍之香火從此益盛而頭門兩皂隸前進

香者亦不絕此先祠資政公日擊其事爲家大人述之云

宋龍圖

同時仙游縣亦有王監生一案時縣令爲嘉興宋某素性方嚴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而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庶免於厄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之貲本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遂喧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語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於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遣人淘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立拘王監生與某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遂置之於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某佃自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其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於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知縣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遊人爲之歌曰瞎說姦夫殺本夫眞龍圖變假龍圖寄言民牧須詳慎莫恃官清膽氣粗

此家大人讀書仙遊書院時闈邑諸生所述蓋乾隆四十年間事

孝心領解

袁簡齋先生新齊諧中載斐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急欲一見晝坐公廨闔門外喧嚷聲問之則新解元與公家人爲門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貧祭過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覽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然渠好勇喜鬪一聞母喝卽止念此尙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尙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按斐文達公係乾隆己未進士於丁卯典試湖北壬申典試江南庚午典試浙江癸酉復典試浙江己卯復典試江南丙戌遂爲會總裁 並無典試吾閩之事此所載有歧誤然其事則



罷職去未幾思芳瘦死獄中家人曰當日都中輿論謂劉之協之獲實出廖思芳而思芳又實係得自他人之手其人將謂訴故不敢歸功思芳而都轉自尸之思芳憤不能平日夜思之乃讓爲劉第五之舉乖氣致戾此之謂歟

凡戲無益

廖思芳誤擒劉第五之案初至部時士大夫日以此爲談柄一日恭

值  
上躬耕藉田

祭先農壇甫畢 駕詣具服殿小憩更衣公卿百官皆祇候於望耕臺下時刑部已訊出劉第五是曲阜孔氏庄農尙未具奏衆官齊向大司寇韓桂齡先生詢問原委適諸城劉信芳先生與德州盧南石先生並立桂齡先生戲謂二人曰都是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目劉曰都是他姓劉的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的不好

盧序五京中  
常稱爲盧五

爺  
衆皆大笑其聲歡然時

上已出具服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趨前來以手麾之衆始懷息聞糾儀御史欲列彈章以事涉德州有力阻之者乃止否則罪吏議者恐不乏人矣是日家大人亦在壇監禮目擊其事退爲余兄弟輩述之且曰凡戲無益矧咫尺 天威乎錄之亦足爲好諫者戒也

祝由科

趙甌北與陳玉亭繩祖同值軍機兩人皆年少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每握甌北手輒痛不可忍甌北受侮屢矣時思所以報之一日在 圓明園直廬取橙一椀語玉亭曰吾閉目相擊若觸吾椀而傷非吾罪也蓋甌北自謂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甌北必不敢以椀擊也忽聞椀端奕一聲而玉亭已血滿面將斃矣急以湯灌之始甌北大驚悔立呼車送之入城是日散直急騎馬往視甫入西直門而馬忽跳躍甌北遂跌仆地死去半刻方

醒乃先回宅將息明日始往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兩家奴子互相  
論議始知甌北之跌卽玉亭所爲玉亭楚人蓋素習祝由科能以傷  
移於人也凡戲無益此則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矣

### 賢婦保家

周才美以刻薄起家爲子娶婦初入門卽付以斗斛秤尺等物各兩  
件諭行入多出少之法婦怪之卽涕泣求去曰翁所爲有違天道後  
代必育不肖子破家人謂妾所生妾不受也才美悟曰然則改之何  
如婦問用此幾年矣曰二十餘載必欲畱妾請反用二十餘年以償  
昔日欺詐之數乃可才美諾之後生二子皆登第此婦旣賢且智以  
巾幗而能爲幹蠱之事洵女丈夫哉

### 施藥得報

廣西陳桂舫鑠余丁酉同年也余於榜後卽到桂林省親故三次計  
偕皆由瀟湘泛洞庭至汴梁渡河北上每談及洞庭桂舫輒怆怆然

變色或笑其膽怯曰非但膽怯幾乎膽碎幸有天道也因述前數年  
隨其父由河南歸路過洞庭因風不利而泊同泊船不下數百適有  
流民小舟十數隻舟中人多死於病桂劫舟中帶有藥丸如蒼香六合之類投  
之輒效於是求藥者不一而足後藥所剩無幾有不能遍給之勢其  
父曰藥原所以救人斲而不與非義也乃傾所有給之計救活者已  
數十人次早風轉各舟不約同開波浪掀天四望無際及傍晚離湘  
陰尙有十餘里風忽息衆心稍定而船戶則惴惴然謂恐其轉風也  
勉強趕行約離口岸不及半里而逆風已起俄風力漸猛兼以船大  
招風不能攏進不得已約衆水手及全船人由小舟登岸用雙條大  
纜牽之船戶囑桂舫將柁擢定勿令偏向衆甫登岸而颶風怒發船  
一起伏約高丈餘人力難施竟有飄至中流之勢正在倉皇忽聞由  
後一簇人喊曰快來相救七八十人隨纜而泅一吶喊間船已收口  
矣衆方慶再生詢之卽昨日之流民也蓋流民船小未起風時早已

到岸此若有神使之者教人卽所以自救良不誣也

某先達

某先達者家本素封角艸時卽聯姻富室其尊人慷慨好施罄其所積臨終時惟以陰德遺公公困甚入泮後借貸爲娶婦計而富翁嫌婿貧陰背盟而以青衣易之青衣固端莊婉婉公無由知其僞也後往岳家里中無賴子羣以婢婿相擲揄公密叩諸婦婦直告焉先是公嘗夢至一所朱蘭碧瓦迥異人間有數女郎共繡一錦袍問之曰新科狀元服誦視襟袖間朱書二字乃己姓名醒後頗自負及知娶婢志甚念他年富貴必欲改絃一夕仍夢至前所刺繡女郎漠不相顧視襟袖間字模將滅急問其故一女郎漫應曰此子近萌一棄妻念上帝命易他人耳瞿然驚覺深自悔厲自此琴瑟益調誓言偕老不數年而大魁天下泮掌封圻

教人不終

閩縣陳瀛仙

庚元

戊辰進士選山東臨邑縣陳本豪士縱情詩酒又

不善理財遂以計典去官短交倉庫正款至萬八千餘金應擬大辟

已收入府獄中道光五年家大人陳臬山左與陳爲素交日思所以

解脫之濟南府鍾雲亭

祥

爲陳戊辰同年家大人與之極力拊擋縮

其數至壹萬以內實虧九千餘金若能限內完繳便可免罪且准捐

復原官而妙手空空別無計策時方伯爲訥近堂

訥爾經額

新撫軍爲

陳心畬中丞

中孚

繼鍾爲濟南府者爲家大人同年楊蓉峯

惠元

中丞

方伯皆與陳厚而楊則陳之姻也數人同心極力爲之部署適濰縣

缺出僉商接手之人家大人乃謀諸撫藩調署一人令其於半年內

補苴臨邑虧數濰縣爲通省第一優缺於本人毫無所難而陳得大

受其益且帑項不至久虛一舉而三善兼衆皆以爲至妥適中丞選

一某令並面告之故某令極口擔承謁家大人及諸上官亦無不再

三諄囑之並無難色無何而家大人擢蘇藩訥近堂擢漕帥楊蓉峯

回泰安任陳中丞卒於山東某令已莅任半年餘見原議之上官無一在眼前者頓翻前說一毫不拔陳遂以限滿無完照例擬罪卒於府獄同官知此事者皆爲不平而無如之何也未幾而濰縣以逃犯故將某令奏叅革職逃犯本不必卽去官蓋上官聞陳事惡其虛詐故因案去之耳踰年某令始捐復改發南省過蘇州藩署修謁家人微及前事某令羞慙滿面至不能置一辭云

### 大吏好殺

吾閩乾隆末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魁倫司章奏者爲吾郡林樾亭先生喬蔭士林耆宿也時閩省吏治極敝倉庫皆空魁倫鎮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先生文筆旣雄敷陳詳盡奏入大動

上聽立授魁倫爲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踰年魁倫以丁憂回京先生亦赴部謁選見故太傅朱文正公先生本文正公高足公於其來厲色問之曰魁某與大獄聞皆汝慫恿之信乎先生力辨其無

且謂虧空於理應辦不料清查之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應未減若魁某之好殺斷無好結局且靜觀之時樾亭先生在內城主魁倫家在外城主先叔祖太常公家此語親爲家大人述之無何魁倫授四川總督以教匪倫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樾亭先生時甫選明川彭縣調江津旋被檄委辦藏務卒於西陲邊外

貪酷吏善逢迎

嘉慶初有進士作令吾閩者貪與酷兼而才復足以濟之初任晉江縣適大吏以巡閱過境距縣尙數十里卽有村間民婦提筐跪獻道左者問其何以知我來則曰小民那知有大人過此昨聞本縣官將到官愛我等若子又素不受饋賂計惟田園中所有蔬菜可藉以展芹忱今適遇大人因思縣有好官皆出自大人之賜理應先獻大人後再補送縣官也太吏笑領之如是者絡繹數十起乃悉令隨輿至城中領賞及至行館見某令大獎異之因籌所以賞提筐者則某令

已代備銀牌百面隨傳命分給之各歡聲雷動而去大吏又大稱快而不知皆此令所預爲之也不數月卽擢厦防同知爲吾閩第一優缺蒞任之日適報一命案有本轄富紳捐部郎者因起造園亭親督工匠自坐一圓椅旁置燈火以供吸食鴉片煙之用俄一匠亦攜潮煙筒向燈吸火富紳叱之甚厲匠負氣去乘僕從不在側攜掃勞其背立斃匠亦旋被執送官自認不諱卽收禁牌示明日早堂聽審而夜遣人語匠令供指使者翌日匠供主人之妾某氏籤拘葉妾晚堂聽審某妾急使客以萬金賂得免復使人語匠曰某妾不肯到官恐指使別有人明日覆訊當另供又越日覆供事出某妾而其意實起於其妻籤拘某妻則復使客加賂萬金案遂定蓋受篆甫三日已斃沒二萬金而於案情並無出入於是人皆畏其貪酷而亦羣服其才大吏益賢之旋擢守泉州後屢緣事復遞降爲令蓋歷任所爲率類此終至輟轉概職有所任幹僕陰記其前後所入不下五十萬金皆

隨手散去能廢之後兩目旋昏兩子皆納貲爲郡丞者亦相繼而亡  
遂至貧無以自存竟佗僚客死俗所謂人財兩空者此令之謂矣  
同時有莆田令者漢軍人亦工逢迎值某大吏過境午憩於涵江驛  
館甫中山水本佳而涵江風景尤好驛館中一樓最擅溪山之勝某  
大吏頗喜吟詠因卽景成七言截句一首書紙粘壁而去越旬餘旋  
節復憩此樓見壁上有墨榻山水一橫幅結構頗佳幅左有詩數就  
觀之卽前所作截句也適某令進謁大加稱謝並詢墨榻如有餘紙  
擬帶數幅回省垣以分貽知好則早已榻成二百幅精裱裝匣隨輜  
重發行矣於是大吏復稱謝不已握手鄭重而去旋有輿糧廳缺出  
已擬題陞某令聞其暴卒而止某令揮金如土自奉極奢而身後欠  
負纍纍同寅極力襄助僅得歸去近有吾鄉公車爲某官帶信物至  
京親交某令宅中者則所居極湫隘僅一蔭妾應門而已

盜魯官

有盜夜入某令家露刃脅之曰吾與若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不必殺人若之盜常殺人以得財與吾孰賢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爲之徒以貧故不得已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較若所爲曾未及半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今獨取若財吾可以歸里買田恂恂爲善人不猶勝若之終身爲盜乎劫其篋千金而去某令大懼不敢泄其事某鄰有微聞之者傳播於衆如此此江南某縣嘉慶初年事

### 曹循吏

曹懷樸謹河南解元寶應朱文定公及陳恭甫編修所取士也作令吾閩有循聲爲吾鄉近來第一廉能之吏宰閩縣時值新廉訪蒞任故事閩縣與侯官分辦署中磁器侯官費至洋銀千圓而曹以百圓了之司閩者不納且毀其器之半曹乃懷器單及各碗式親呈於廉訪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計之無輪侯官所辦若干卽卑職此一單已

足敷廚房茶竈之用今爲閩人毀其半亦願補行送人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於民非卑職所敢出也廉訪無如之何轉獎慰之一日於途中遇兩人爭辨執而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應守其地而歸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卽以原銀還之其人熟視許久曰尙有五十兩汝應一併還我蓋其人卽欲藉此詭詐也曹詰失銀者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又語得銀者曰渠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汝姑取之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頃當有人送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持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復置一辭途中圍觀者咸稱快曹之斷獄明決類如此曹面貌枯槁而少鬚眉相者謂其終身無子今五旬外已舉一子且擢淡水同知論者謂廉明之報云

清查浮數

乾隆末年吾閩虧空案發州縣伏法者二十餘人藩司以驚怖死臬司以冤殺七命爲人舉發時甫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文追回正法道府俱褫職總督伍拉納巡撫浦霖並逮問入京

純廟震怒廷訊日施大刑越日卽押赴市曹時伍兩目耿耿猶罷左右視浦右腿已夾斷橫臥車中奄奄一息矣此家大人公車在京時所目擊也當日總理清查局者爲田方伯鳳儀天性峻刻勾稽出入皆就現虧爲斷又以迫促了事就中應劃應抵者皆未及詳慎分清撤局後總計庫欸乃浮出數十萬金而死者不復生矣有古田令塔倫岱者由瀛洲文舉人出身官聲本好虧項皆有欸可抵當時未及查出遂擬絞決人尤冤之方伯旋以丁艱歸已過嶺將上江山船忽見船頭約有官銜紗燈七八對最前一對上書古田縣正堂字可辨心訝此閩員何以送出浙界又何由徑入我船及登舟乃並無一人問之僕從亦無所見由是得心疾鬱鬱以死

修符

家大人陳臬山左時考課濼源書院有海陽修生者文頗佳異其姓因詢家世則讀書舊家其父修符者曾中解元並述其父來省赴試時途次遇夫婦二人攜幼子哭甚哀詰之則將鬻子以償富家債者修乃計其數傾囊與之及入闈題爲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忽夢一老人告之曰此題若作兩鄉黨必元驚覺卽以宋魯分股出闈後遇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卽將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與夢中老人宛然無二詢之爲其父遺像也榜發果首選按此事已載先大父天池公書香堂筆記中家大人近復錄入制藝叢話憶張惕菴先生曾云鄉黨自是昌平闕里然禮儒行篇云某少居魯衣撻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則宋魯並稱鄉黨非無據也

與鬼說情

浙江某科有温州某生在號舍中遇女鬼索命甚急鄰舍生頗負膽

畧往詰其故某生嚙弗能語鬼附某生代應曰我本無邪念彼百般挑我正與自成爲夫所見大遭詬辱實未受污也彼不但不爲剖辯反以風流自命故作得意之狀使我無以自明遂成短計鄰生曰此人誠可惡但能容我一言否鬼曰我自索命彼自抵命與君何干鄰生曰我平生專喜解冤釋恨凡事總求有益於人鬼之情狀與人當不懸殊徒以抵命爲快又何益乎鬼曰然則君將何以處我鄰生曰汝有子否鬼曰我有一子今年十八又問彼有子否則曰彼有一女已及笄矣鄰生曰今我令彼將女許汝爲媳汝願從否則曰此固所願但此人無良難保其不翻悔此次若放他去則再遇又不知何時耳鄰生慨然曰我願以一家保此事如有翻悔汝卽向我索命可也鬼沉吟良久曰姑從君命切勿食言鄭重而去某生頓甦鄰生告之故遂滿口應承惟恐鬼之復至也是夜鄰生甫就寢卽夢前鬼來謝曰蒙君爲妾調停此事已達神聽彼生本應此科中式今已移與君

我特來賀但一出關卽當急了此事勿因循也三場甫畢鄰生卽尋至兩家各述顛末數日之間遂成吉禮未幾榜發而鄰生已高擢矣蓋鄰生素在溫州各屬辦理刑幕亦微聞有此事而未得其端倪今既力爲擔承如果翻悔不難以訪案意其獄耳此事爲郭蓮渚比部所述時比部方隨任浙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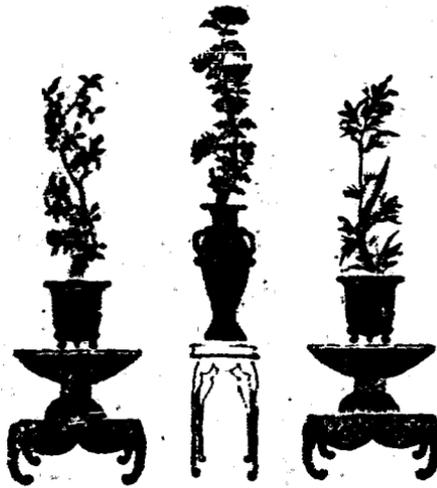
與鬼講理

鬼之情狀與人無殊可以情動亦可以理遣也浙江某科有趙生應鄉試既入闈飯後假寐一婦人揭簾入口譁矣非某人也言畢條隱趙生默記其姓名時點名尙未竟趙乃倚號口柵欄逢人詢問旋遇一人與所記姓名相符語以故且諷其出其人初不省悟久之復問婦人年貌衣飾趙以所見對其人乃曰果此人吾弗懼矣曩吾家有一輿夫甚懦爲妻所制日被毆辱弗敢較一日見輿夫被毆敗面吾怒斥之曰汝夫綱不震一至於此彼毆汝汝獨不能毆彼乎輿夫以

一言激動還毆其妻其妻太恚以爲天下之大有妻毆其夫而已今乃反是此天下之大辱也哭誓終日至夜而自縊此婦可謂至愚極悍倒行逆施者矣吾持公論以斥其去並非迫此婦以自縊乃欲執是以讐我天豈容之乎於是同號十子聞之共起爲文向空焚之剖說其理使悟而自去且曰若再夜出爲祟當同詣明遠樓訴諸關帝押汝入無間地獄也是夜竟寂然

浮報

楊雪椒光祿慶琛在山左藩任閩其幕賓云每歲泰山進香時士女往來如織有男女二人於半山僻處苟合旋爲人撞見方思逸去而下體已聯爲一欲強分之卽痛不可忍旣而觀者愈衆有識其爲某處人者告其家往視之則嫂叔也其家人急以被裹二人昇回活埋之夫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鑒觀况名山顯赫之區而敢不顧倫常肆行淫穢得不受此惡報乎



池上草堂卷第五

福州梁恭辰撰

孟瓶菴先生

吾鄉數十年來紳耆負重望實足爲國人矜式者莫如孟瓶菴公起  
然公掌教鼇峯八年家大人及諸伯叔父皆從受業公家世微寒封  
翁某充藩署茶役而醇謹有士風嗣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其  
儕偶多信從之者署中讌客厨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忍  
見並不忍聞其聲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其家人爲之減殺無  
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加意培護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自未晡封翁  
必篝燈候其門並囑出入人毋使某知恐擾文思後公自知之每會  
文輒不待晡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簾繡至解元名不覺  
大笑衆官詢知卽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送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  
翰林改吏部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尙健在甫報政還 朝卽乞

養歸不出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猶以毅生爲戒云道光年間有修輯福建通志之舉所有書中體例局中經費悉歸陳恭甫編修主持前志有儒林道學二門蓋沿宋史之例同人擬仍其舊編修謂儒林可以包道學不必複立道學之名毅然刪之時家大人請假里居語同人曰道學莫盛於宋亦莫盛於閩此在他史可無而在宋史則應有在他志可無而在閩志則應有不可刪也衆皆然之編修曰然則本朝何人可稱道學家大人曰如瓶菴先生者優人之矣衆翕然無異詞編修不能奪也

葉宮詹

乾隆間吾鄉葉毅菴宮詹觀國以儒林丈人屢司文柄廉勤盡職至老不衰督瀆學時諸城劉文正公適奉使至見公喜曰吾見簡閣諸君一出學差無不面豐體胖今君如此清癯半爲校士清勤半爲官厨冷淡不愧爲吾門下士矣在粵西時值乙酉選拔之期有某生爲

巨公塲挾權要人手書諄諄相託得書立焚之不置一辭榜出其人竟不與闈屬翕然按試各郡約束丁役無額外糜費比任滿代者以地方供應事釀成大案竟罹重辟撫臣劾奏學臣某按臨之處較前任學臣葉某多派人夫至七百餘名在安徽時年近七旬大省卷帙繁多而無一篇不過目嘗夏夜校閱盡屏僕從惟畱一幼童在身後揮扇忽扇風滅燈飭僮取火官簷每閱卷必據大几將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常滅燈頃宮簷以兩手各壓兩邊卷上乃暗中有一卷飛壓左手之背及燈至覆閱之則未過目之卷其文實不佳乃將此卷另行批抹徧示幕客而不言其故於是署中驚以爲神半生凡四任學政皆弊絕風清心安理得四十餘歲始連舉丈夫子七人長與三皆以優行貢成均四與五皆以舉人大挑知縣二與六與七並成進士二以榜下知縣分發廣東六與七皆入翰林洊出爲監司郡守孫數十人有由翰林歷吏部出爲監司者其成進士舉人拔

貢者尙指不勝屈吾郡簪纓之盛一時莫之與京也同時吾郡出爲學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雋望則惟宮詹與瓶菴吏部爲伯仲之間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其壽辰公手書楹聯爲祝不受公以已著雙欸爲言仍不受且云並非整壽他處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卽日攜一椅坐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壽儀者悉爲部錄而卻之曰大人並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收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於是總督亦爲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蓋非公之壁立萬仞不能如此同時有督學某省者雖滿載而歸不數年卽罄盡則等之自郤無譏矣

陳尙書

陳望坡尙書

若霖

本吾閩盛族世居閩縣之螺洲江流環抱沙土華

滋生其間者每多巨人長德而公尤爲傑出敷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

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 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違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堯舜爲君以皋陶刑官爲而一則曰罪疑爲輕再則曰甯失不經則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嚴之間必有道矣常陳臬楚北時勘辦秋錄以失出十五案爲部臣所指駁奉入

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長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爲務鼓舞作興無一人不樂爲之用者近年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錙錚有聲者皆出公衣袋中也吾鄉俗傳老於刑部者鮮能保全終始而後人亦多不振今公進退以禮克永終譽又享高年其次子景亮在兵部爲長貳所倚任又中庚子南元三子景曾以拔貢作令山西孫學寬亦登己亥鄉薦皆有蒸蒸日上之勢則公之食報可知矣又聞公早年困於童試至一

十八歲之春尙應歲試仍不售乃決意輟業爲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三十里而遙舟至淇山橋必小泊即省城之馬頭過此則長行矣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見岸上急足到爲公遞家信云昨學轅牌示卽於日內趕辦科考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漢不爲意其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掖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快快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爲乾隆丙午科九月舉於鄉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再出公之澹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其面公亦不求人知時和坤初伏法其僕劉禿者已擬遠戍故事凡遣犯由提牢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取順天府收文回旋有科道叅奏遣犯劉禿聲勢炫赫臨行夾路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尙未出京

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噤無以對碰頭出  
即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貿貿入司堂  
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則堂官查出是日當月  
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曰然曰劉禿之  
事發矣汝尙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  
月者又何干劉禿於某日出禁司官卽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  
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爲據尙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  
堂官皆驟然曰是不難覆奏矣事遂解於是合署上下無不知有福  
建陳老爺者附錄之以見公之遇事詳慎有益於公家又如此也  
望坡尙書亦常勸人惜字每言其無錫同年顧式度銜入禮闈時夢  
見一人來索卷大書一惜字而去覺而惡之題紙下三藝援筆立就  
及瞻真又自嫌首藝太短場後意殊不慊及榜發竟中會元始悟卷  
中惜字乃其封翁勤於惜字之報其族人皆衆口同聲也 望坡尙

書撫瀕時其夫人卒於官署令長子景福扶柩歸閩瀕行帶一副沙木壽板爲公所見飭之曰汝帶此回去何用景福不能對公笑曰以汝身分不配用此自然是爲我預備且問汝直以我爲能終於里第乎果爾則如天之福吾閩木材亦不惡何必多求如當終於督撫任所則又何難得一美棺乎因舉一故事諭之曰昔有張翁最精心計年六十時自備一棺旋嫌其材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及辦棺者借與用之約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爲利息如是輾轉數次居然棺厚九寸藏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恰及廂房急人扛取其棺業已被焚忙投之水塘中火旋熄拖起削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張翁乃歎曰此我命中祇應得薄棺也夫棺之厚薄尙有定數又何必費無數之貲求美材於萬里之外乎聞者皆服其達觀

五子登科

福州曾霽峰刺史 暉春 以進士官州牧其祖本寒儒嘗與戚屬某姓

爭墳地地故曾物爭辨莫決將斷諸官而某戚頗有力預製墓碑先  
一夜瘞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碑遂勒曾起棺改葬焉曾隨亦聞其  
計無如何也後歷數十年兩家之科名仕宦皆相埒風水之說固不  
謬矣今則某氏之顯者漸替其子孫亦寥寥曾氏則繼起之書香愈  
盛長子元基乙未舉人次子元炳己丑進士三子元海壬午進士廣  
西學政四子元燮戊戌進士現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舉人魏麗泉  
中丞製五子登科匾旌其門而孫兆鰲旋登庚子進士科名之盛一  
時莫之與京可知人不患爲人所欺而但求爲天所佑耳又聞曾氏  
自刺史之父又盤公新戒殺已歷三代百有餘年矣抑亦好生之報  
歟

### 廖氏陰德

閩縣廖氏積有陰德先母鄭夫人常稱之先母爲廖家之表姪女故  
知之最悉每談舊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羣稱廖太翁者曾於臺灣充

郡署吏書於某年私焚海盜案一册蓋活人以千計生平又最敬惜字紙每自背一籃於窮街僻巷檢之其受污穢不堪着手者亦必拾回洗淨焚化行之數十年不倦蓋文人學士之所難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寬恕恒及時遣嫁俗所爲之試粧回門之禮皆不廢人問之曰婢女亦女也忍異視乎其厚德又如此此皆乾嘉間事先母所目覩者彼時廖家尙未發祥今則兄弟相繼而登科第長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次鴻禧道光乙酉舉人次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江南同知次鴻藻嘉慶己巳進士江西糧道次鴻荃嘉慶己巳榜眼現官尙書鴻苞字竹臣鴻藻字儀卿鴻荃字鉦夫三人皆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有矣

許氏陰德

侯官許蔭坪進士德樹自述其先代本籍晉江其曾祖母鄭孀人湖北巡撫魚門先生在論女也巡撫罷官畱修湖北省垣孀人捐田產

衣飾合得白金二百餘斤助工費巡撫因得歸遂攜子女從父居侯  
官而棄其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之兄弟泉州守義之書門曰車  
欄君子而家日貧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流落異鄉者力措金寄贖  
之值其絕糧已數日矣子端木崇楷乾隆已卯舉人山西翼城知縣  
孫繼之慈善乾隆辛卯舉人廣東陸豐知縣皆以治譜相嬗有循聲  
陸豐君尤潤達好施與其姑某氏貧生二女將溺之悉收爲己女時  
君家已有五女矣又某氏姑有二女因貧將鬻爲婢公復攜歸代爲  
撫養婚嫁壻家皆各能成立時城中稱女貴者必推許氏曾孫鶴齡  
冠瀨先成進士入翰林蔭坪亦成進士又慶瀾繼登鄉薦家大人與  
蔭坪少同受業於鄭蘇年先生之門癸卯回福州訪蔭坪則蔭坪之  
兩子兩孫皆方以秀才應鄉試書香之盛同輩所僅見也

### 官志齋徵君

侯官官志齋徵君崇業鹽筴世以忠厚稱後負官帑志齋代其父繫

官者數月復竭貲產以授代者家遂破志齋既貧甚而善事其親從  
朱梅崖先生受作文法乾隆己亥科大興太傅朱文正公典闕試從  
落卷中拔置第六文極古淡嘗議粉起文正公復命

上索闈墨觀之語公曰前數篇皆佳而第六名文尤有先正典型自  
是嘗議者不敢鼓其喙既試禮部不第歸公爲貽書闕中當事代謀  
館穀當事知某邑書院師未定以告志齋志齋曰去歲主是席者吾  
同學友某倘奪彼與我實不願爲當事復改籌某邑志齋曰適聞求  
薦某席者吾中表兄弟也皆弗果就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汪  
中丞稔志齋賢諸資緣少年皆被駁而獨舉志齋以應士論翕然志  
齋以親意勉就徵行至清湖病沒其友謝退谷孝廉 金鑿 忽夢志齋  
來告曰我壽數已終矣上帝憐我恤師母育遺孤命爲侯官縣城隍  
神遂挾退谷偕之城隍廟退谷請相依於此志齋麾之歸侯官城隍  
廟在衙署中少有知之者明日訪其地果如夢境所歷未幾而志齋

計至矣先是志齋之師某孝廉死家無遺產志齋迎養師母而撫育其孤至成立始還其故居云

薩露蕭農部

福州鹽商惟薩姓龍世其家自露蕭農部龍光爲總商其名益盛農部之父啓源翁知遇本以忠厚起家樂善好施農部稟承家訓又雄於財故數十年來陽施夜行之盛爲吾閩稱首乾隆庚子冬農部方計偕北行翁既厚給之貲俾得沿途周濟窮乏辛丑春適有引見官進京者翁復兌寄三千金函諭另篋存貯俟發榜後以分吾鄉之報罷者農部遵行惟謹於是吾鄉下第舉子無一畱滯他鄉者農部卽於是科登進士選庶常散館改戶部京曹多清苦惟戶部所入較優農部悉畱以資京寮之貧者不足則捐貲以濟同郡之謁選及與計偕者多館於農部宅中值鄉宦某有迫於逋負將以身殉者傾囊助之立解其厄以丁憂歸里遂不復出時鹽政日敝農部左提右挈

所代承課額不下數十萬金農部以一身肩之推惠內外凡饑寡孤獨貧苦無以嫁娶葬埋者族戚之待以舉火者士子之赴省試禮部試者往往無半面之識而莫不遂所求以去有侯官令某以虧空干吏議並非素交倉卒登門求助慨諾之某獲復官又嘗增置鰲峰書院書舍整修洪山橋建東街文昌祠新鼓山湧泉寺乙卯之賑饑丁丑之澹河皆賴倡輸以集事其實農部偶亦稱貸於人非盡有餘而施不倦人皆知之嘗語人曰吾豈以財爲德哉視吾義所在而從之而已必俟有餘而后散焉則爲善無日矣有子十五人皆相繼登秀孝之科其孫輩至今登賢書者亦不絕農部晚年無他嗜好惟日喜爲葉子戲或議其荒於家政然教子必以義方嘗持蔚州魏敏果公之訓曰敗家子有二等放蕩賭博驕奢淫泆喪祖父之貲產敗其家門者此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病國貪賄肥家辱祖父之名節敗其家世者此聰明讀書之人爲之二者交譏故知保貲產者尤宜

愛名節又嘗誦關西張子西銘之語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使之爲善也輕然則農部之所學可想矣

林狀元

吾閩前明鼎甲最盛三百年中登狀元者十一人榜眼十二人探花十人本朝百餘年來屢得榜眼乾隆間有四眼開狀元來之謠時鄧允庭啓元趙秀山晉吳劍虹文煥林青圃枝春相繼登榜眼僉謂大魁可拭目俟而韓城王文端公適以修撰來視閩學遂應其語直至嘉慶己巳廖錕夫鴻荃復登榜眼而狀元仍虛無人焉道光丙申林勿邨鴻年始得大魁何杰夫冠英亦同登榜眼勿邨旋充冊封琉球正使加一品服科名盛事萃集一時余謂狀元在他省不足爲奇而在吾閩則爲二百年來破天荒之事勿邨家世余所未詳而里鄙嘖嘖其令祖封翁某一軼事則發祥流慶有自來矣因亟記之封翁某嘗薄游歸路過南臺之中亭街路旁見魚貨店中喧扭一客勢

欲牽毆客至哀求不得脫窘不可言封翁詰知因索償欠負詢其數則洋銀四十元封翁慨然曰我身邊適有洋銀四十餘元可以代完此欠卽出銀付之事驟解客德之甚詳問封翁姓氏里居及其子孫名字歸家製一長生牌祀之稱曰恩公如是者二十三年至勿邨登第此客尙在乃造廬啓賀時封翁已逝請其祖堂泣拜並揚其事於衆蓋至是勿邨始自知其始末隱德之報信不誣歟

楊光祿

楊雪椒光祿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車過蘇州因乏川資枉道至仁浦因鄉誼集得洋銀五十元過蘇小住旅店見鄰有賣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銀二十八元贖而完之有同鄉憐其貧復湊集十餘金遂孑然抵都拮据入場竟得中式觀政刑部爲大司冠陳望坡先生所賞識不數年得京察典以郎中出爲監司旋陳臬湘中開藩歷下復入爲光祿卿此事雪椒先生並未自

言江蘇有刊本勸戒近事輯畧一書載之吾鄉人始知其事云

### 貧家贈米

廖儀卿觀察言其祖光祿公曾官百夫長家貧歲暮蕭然無辦日晡獨坐有學射生送年敬一函啓視之錢票一千耳自念我貧尙有人送年敬某親串甫故妻寡子幼將何以卒歲乃懷票牽馬出門往確坊市米五斗餘裝馬背躬送某親串之門其家訝曰廖家甫送米來何又送耶叩之則其祖母王太夫人於清晨已送米五斗矣歸而詢之王太夫人乃言實念伊貧又以吾家亦非有餘者慮煩君心故自典耳環購餽耳公大喜以臘酒相慰藉曰相夫當如是矣 又言其父光祿公奉侍王太夫人務體親心嘗有親串某充縣糧書蝕官項爲官所繫治約以三日內不繳當榜死某妻持屋契泣告於王太夫人求以此爲質貸三百千王太夫人語公曰此好事汝宜做公敬諾立與三百千越日又來云屋本有餘價今官項尙不敷求再貸一百

千王太夫人又語公曰救人須救徹汝宜做公敬諾復以百千益之後微知其事真而其契僞請益之舉則其夫脫繫後令妻試爲之也亦竟不問

拾遺不還

廖儀卿又言其家舊在城北之夾道坊對門江西人開茶食店一日有人裝束類衙署長隨者入食食畢匆匆出店主人歛食器則案上遺一小布包解視之當票二紙錢票五百餘千密懷入內少頃其人踉蹌至遍覓上下顏色沮敗謂主人曰我本某公館家人今晨本官付我皮箱二隻命我質錢我在長生當店中質得錢五百四十千並當票包在白布手巾中忙遽遺此求主人賜還沒齒不敢忘德主人作色曰此地人山人海知誰檢去其人泣且跪曰我若不得此物將何面目見本官惟有投水死耳時觀者如堵咸注目主人主人指天自誓曰我若拾得不還亦必死於水衆乃釋然其人起垂淚逕去主

人以其貲稍稍營運販漆器於延平往來大獲利踰歲攜其子罄所  
有置貨在延平貿易滿載而歸過南蛇灘舟撞蛇頸立碎片板無存  
父子並溺死水之言竟驗

辛生

仙游辛生者素有文名並工刀筆凡邑中健訟者皆歸焉以此積有  
餘貲而每遇歉年戚黨之待炊者不能沽乞其一粟衆忿之年過四  
十無子禱於神願以畢生福命易一子夢神叱之曰汝所作訟牘變  
亂黑白破人產詐人財多矣逃禍不暇尙望子乎辛曰業此多年悔  
之已晚如何神手書放下厨刀立地成佛八字示之辛覺而汗下立  
誓改轍雖啗以重金不顧而反爲人排解息訟前後竟如兩人如是  
者年餘復禱於神神諭之曰觀汝近來所爲甚好但汝生平尙有惡  
業獨不自知乎因手書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出蚌胎十四字  
示之辛心領其意悚然而寤而不知此二句所從來時先祖資政公

掌教金右書院辛故院中高才生因以夢質公公曰此黃山谷詩句神若曰果能分粟濟貧不難於得子矣辛乃罄所藏以施濟之以平糶如是者又年餘乃夢神告之曰汝年來積善已達天曹觀音大士行將送子與汝矣踰數日果夢一白衣婦人抱一嬰孩自對岸來正思往迎突有大牛橫亘於前白衣婦人遽回身去懊恨而醒悟爲平日食牛肉之故因合家誓戒食牛後果生子且游庠矣

潘封翁

同安潘文巖封翁 振承 少孤家貧附估舶泛海遇颶風飄蕩不知所之死生已置於度外惟念家有老母日夕哀號而已越日風忽轉數刻間遂泊番禺又越日前舟再發復遇風竟溺獨君以戀母不行獲免所齎貨適騰貴得利數倍人以爲孝思所感由是以貲雄嶺海間廣州饑捐米萬石助賑會大疫施棺五千餘具修華圃書院及紫陽祠增餐錢供遠來學者他義舉多稱是乾隆中以勦金川助餉叙軍

功加三品銜卒年七十有四嘉慶末自嶺南歸葬同安子七人皆有位於朝孫多登科第者同里陳恭甫編修爲之傳

### 祝封翁

浦城富而好禮之家首推祝氏余長姻東巖太守昌泰之嗣父恕亭

翁榮封者慷慨多義舉邑之南浦書院膏伙無出翁獨力捐資至今

士林頌其惠時省城鰲峰書院經費亦告匱翁復捐助之合兩書院

捐數不下數萬金太守之本生父和亭翁乾封者亦好義而早卒其

繼妻徐太恭人體其志捐贍產數萬金修復全城並修刊縣志皆祖

舫齋尙書董其成大吏爲聞於朝今吾閩志乘並載其事太守之

季父簡亭翁締封尤疎財仗義濟人之急感黨中無不被其恩者喜

爲人排難解紛無論識與不識有來質者輒相悅以解近有人自四

川來者相傳爲蜀中某縣城隍今浦中祝氏子姓蕃盛簪纓不絕其

源有自來矣同時有季子駿新元經者樂善好施爲里黨所推服

道光四年邑中荒歉常自橐數千金往別省買米回浦減價出糶所全活甚多近亦聞其爲廣東大埔縣城隍季與祝爲世親子駿又與家大人善因並錄之

張解元

浦城張陟菴孝廉翹祖墓爲江山黃姓所佔已創棺棄骸矣張合族中子孫控於郡郡伯趙某受黃賄勒張誣服張堅不從至熬刑夾腿暈絕不少悔時值辛酉鄉試張求赴省應試郡伯不肯乞人再三請勉從之曰看他到省中解元去是科吾閩主考爲姚文僖公至八月杪尙未得元一日睡中聞堂前履聲橐橐又聞嗟歎聲起跡之實無人時同考官皆披衣起因飭各覆檢落卷有同考官丁日恭者是夜夢有人偷其印心甚惡之丁每閱卷錄取者必蓋用道心惟微小印爲識適得張卷講中有道心惟微語大笑曰此殆卽偷印之徵乎急薦之姚一展視卽大激賞先將張卷別錄一紙徧示同人曰此我擬

作乞諸君子正之諸同人曰若得似此精理名言真堪壓榜矣姚乃出袖中張卷示之卽日定元揭曉後郡伯以事罷去訟亦得直於是浦中人皆稱爲張孝子 幾而張之從弟 夢魁 張之子 廷奮 相繼登鄉薦皆當日同在訟庭受威嚇者也此事姚文僖公爲張之封翁作壽序曾述及之而夢魁廷奮曾在南浦書院受業於家大人者故得聞其詳如此

### 惜字速報

余侍居浦城借爲惜字之舉凡檢拾焚化諸冗務悉陳蓮航茂才力任之日與檢拾傭工相交接不憚煩也蓮航本居福州攜其子授讀於浦城一日其子得狂疾跳而出夜行偃偃幾爲路鬼所擲檢有拾字傭素識之昨夜已深乃掖之入粵山道院而使人通知蓮航凌晨引歸疾亦尋愈當日尋覓者皆注力於城外溪邊而不知其近在市廛之內向使不遇此傭恐當夜卽有變故向使此傭與蓮航父子

不相習則亦未必卽引之使歸會曰此惜字之功也事方創始而已有食其報者可以勸矣 按惜字局中有司事孟姓者其人向不讀書而偏知惜字自言十許歲時卽沿途收取樂此不疲每年於所檢字紙中輒有所得或銀錢或首飾數雖不多而貧家則不無少補一年於小除日合計本年卻無所得亦不以爲意次日除夕值各家掃除之殘紙沿街堆積孟耐心尋檢果有字紙掃歸審視則中有錢票一紙載錢五千文云

某秀才

浦城某生頗有文名書法亦秀整又精星命之學風度恬雅言辭曉暢前邑侯周賡廷虎拜優待之周政尙猛待士尤嚴而獨與某生厚出入無禁言聽計從合邑爲之側目又與某富翁善某生之父本名宿某翁曾受業其門近又延某生課其二子故情誼尤篤外事惟某生之言是聽凡田產交接悉付某生主持某生家本赤貧至是而漸

裕蜚語亦漸起某翁雖聞之弗較也既而乾沒之實跡日漸宣露某生不自安辭館出復移家於遠鄉以避譏訕所積既多乃就宅邊開一典當仍函乞某翁飲助某翁慨贈以千金未幾病卒彌留之際尙以手囑付其妻持往某翁家求助喪費語有所挾某翁仍以三百金遺之曰是兩家不相往來而某生負某翁之名遂播於人口矣踰年所開典鋪忽遭回祿延及所居悉歸一燼數子皆不才流落至無以自存其妻旋自縊先一日告人曰我昨夜夢至一官府見吾夫裸身囚首跪於庭隅我問其何以至是則曰生前所爲種種惡業至此皆破露夫復何言合邑之人咸謂報應之顯無踰此者或又云某生鄉居日尤無利不鑽有所善某監生家有餘貲自負其相必貴而囑某生以星命合之某生叩以必貴之故則曰我有陰相腎囊中有一黑痣而外人所不知也某生因與所私鄰婦言之囑鄰婦聲稱與監生有舊好今貧無食願依監生爲妾監生愕然謂從未識面何得相誣

則以私痣爲證監生語塞某生乃出爲調停以六百金與鄰婦而某生陰分其半監生旋悟漏言之故遂與絕交某生嘗自推星命謂當得六十二歲以血疾終乃於五十二歲暴患血淋遽卒蓋亦多行不義陰奪其算歟

棘闈遇鬼

孟瓶菴先生云吾鄉乾隆己亥鄉試首場有三怪事其一人首場交卷畢忽發狂出棘闈入市中遇人輒搏擊其一人甫領卷入號舍忽狂叫曰我只能爲呈辭使人相攻陷胡強我作入股藝爲尤異者推字號泉州某生日將夕大叫疾趨出號舍號軍四五人挽之不可得但呼曰覓汝五年今始獲遇汝汝不得他去旣乃奔出庭中監臨命以水沃之如故尋跳躍不可制則縛之守於二門內門開乃移於貢院官廳目直視其兩手與鬼搏盡腫余兒子與鄰號親見之歸以告余且曰大人舊稿中不有癸酉筆記乎余曰閱二十年餘已失之矣

因憶癸酉第二場余亦坐推字號甫入號號軍相與偶語微憐之次日將出號軍曰昨欲告官人恐驚懼也首場有外郡人已完卷忽據案攤卷危坐若作校閱狀者某視其神色有異曰卷已完可以出矣不應則濃墨自圈其文訖尋又塗乙之愈益怒則拍案扯破之奮然出若有驅之者此非鬼爲祟而何夫作不善者方自謂無人知覺幸免刑誅而孰知冥冥之中乃於大廷廣衆顯示其報可畏也或曰故事凡貢院啓門時主者先召鬼入故恩怨之報尤顯異云 按召鬼之說歷來相傳如此京城貢院明遠樓四角高插藍旗聞亦係爲召鬼而設而余隨任粵西值家大人三次監臨鄉闈亦未聞有召鬼之舉豈邊省獨不行乎然歷來場中果報之事則層見疊出亦與他省無殊也

陳衍娘

晉江陳衍涓太常 大玠 爲諸生日里中有婦陳衍娘者夫出獨居中

夜暴死太常廉知爲不從某甲逼脅也語其夫若鳴諸官吾當爲爾具狀其夫懦以無左驗不能行復語諸衍娘外家則已受某甲賂矣太常忿甚久之至福州告於分司某某亦以事久不能爲力也信太常語書火烈冰清四字扁送其家尋甲辰鄉試應舉首題爲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太常素豪爽不喜作理題構思甚苦越日晨起見有揭其號舍簾者一婦人衣藍布襖曰吾陳衍娘也攤卷不覺文思沛然是年中式

開墳鑿棺

近日浦城開墳鑿棺之案層見疊出然皆不開男棺而開女棺則女棺多厚斂之故也浦俗殮其婦女雖貧家亦必附銀器首飾富家則金珠寶玉充身矣余伯兄之繼嫂沒於浦寓伯兄請家大人視含殮守平日家誠金銀器毫不入棺外人傳爲笑柄以爲如此門第而薄待亡人如是家大人憐其愚嗟其妄曾作厚殮說一首冀稍有挽救

而浦人之省悟者仍寥寥也聞近年有數月之間報控鑿棺至數十  
案者邑令某憤然曰誰叫汝作孽以致此乎置之不理控者無奈之  
何又聞近有舊家子某者其祖父皆孝廉至某而家計日窘無以自  
存憶其母殮時尙有銀器附棺乃詭言墓中有水應遷葬遂開墓鑿  
棺取其首飾數事而將遺骸火葬聞者皆不忍言未幾而某暴亡其  
家遂絕嗚呼天理絕矣人事又焉得不絕哉 家大人厚殮說曰客  
有詢於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於斲棺比年此案疊出巨紳富  
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  
者必殮禮也古字殮本作斂取斂手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  
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  
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禪二二品以上三稱複二禪一  
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禪一過此則踰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  
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稱七品以

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尙有制也其肯如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不及男棺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彰彰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父母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甯厚而無薄是名爲愛之適所以戕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貽之以身後之災剝膚之慘在子孫爲不孝在父母家長爲不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以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禍卽極於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孝子可不知所變計哉按家大人寓居浦城手撰停葬說綱婢說厚殮說三篇皆此邦積慣頹風不憚大聲疾呼以期家喻戶曉而厚殮說尤爲切要惟望勸回一家卽免一家之禍勸回一人卽免一人之愆苦口婆心非可以尋常文字視之也因謹附錄於此

池上草堂卷第六

福州梁恭辰撰

某太史

乾隆末年吾鄉某孝廉留京過夏孝廉家本小康以年少登科鮮衣美食讌遊吟嘯習以爲常凡九上公車而家計遂落京居多所稱貸歲暮索負者盈門孝廉素矜惜顏面計無所之竟自縊爲兩僕所救而蘇時同鄉官及同公車者咸往慰視有某太史與孝廉行徑正同往來素密亦隨衆至乃瞠無一語及退語人曰此某欲自拔苦海耳何以救爲之適所以苦之矣衆皆怪其持論之乖逾數月而某太史亦自縊尋救之不蘇時家大人在京目擊其事先叔祖太常公曰論此事孝廉原可以不死而某太史之爲此言則其心已早死孔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此孝廉所以更生而太史所以不救也然太史本翩翩佳公子又已登清華之選衣帽儼雅筆研精良斷不

似以非命死者而竟如此此吾鄉士夫之耻宦運之衰也家大人曰此中必有因果時人有知有不知耳近日士大夫可驚可愕之事有甚於此者自李許齋方伯開其端而至小草廉訪繼之某監司又繼之某運使又繼之某學政又繼之甚至以狀元而不免此以宰相而不免此二十餘年之間此事乃層見疊出論者率謂其人之命運使然非必盡關因果其然豈其然乎

林先生

林翰雲先生楚中乾隆甲寅榜副車故於家大人亦有同年之誼後以甲子舉人大挑二等歸時家大人陳臬山左邀畱署中授余兄弟輩讀工時文善講貫聽者忘疲惟膽過怯尤懼雷一聞號號聲卽神色俱變獨坐室內戰競而已若在稠人廣衆之場則必跳往空處立衆詰其故笑曰我三十歲以前尙不至如此之懼一日由福州至連江坐一舟同舟者十餘人中有父子二人相詬訾者繼子聲益厲其

父遽走後艙避之尙嘵嘵不休同舟者相怒以目忽一聲霹靂從船  
桅下擊其子立斃桅爲之斷舟旋轉浪中幾覆時余已驚絕去半晌  
始甦自是膽爲之碎其所以必跳立空處者尙恐爲人帶累耳

### 庸醫

先外祖蘇年先生臥病時醫者日數人皆庸手有鄭姓者其名最  
盛而其技實最庸每與衆醫互相標榜商立醫案遷延月餘日而先  
生病遂深適陳修園邑侯念祖新歸家大人自往延之徧視舊方嘆  
曰皆此等庸醫所誤而於鄭所立醫案尤切齒批其後云市醫伎倆  
大槩相同越日衆醫至閱陳所批皆氣沮鄭喏曰陳某何以呼我輩  
醫爲布聞者莫不匿笑而先生卒不起不踰年此數醫亦相繼殂時  
號鄭爲布醫先生云又有某姓者本名醫之子而其術不逮父遠甚  
每診婦女脈必揭帳熟觀曰問聞望切必先望而後切此古法不可  
不遵也後爲一少婦治病竟以目成私合其夫憤甚延妖鬼捉其魂

一日晡歸甫入門卽仆地譖語自述其生平陰惡誦誦不休踰時遂絕同時業醫者無不引以爲戒家大人曰昔人有言士君子無以刀殺人之事惟庸醫殺人其慘卽無殊手刃若復包孕邪心亂人閨闈則其孽愈重某之暴卒非妖鬼之能作崇實其人之自犯冥誅紀文達公嘗戲爲集句以贈醫者有醫來寇至之對其言不爲苛矣

天道好遷

林于川先生雨化先祖資政公戊子同年也性剛直司鐸寧德有某生家頗裕而所爲多不善先生屢戒飭之某生銜恨誣先生以他事控於府太守全某與某生比先生面訴於太守詞又慳直太守恨之某生欲因此逐先生乃獻洋銀五百於太守控先生得贓送省委審委員又袒護全守呵斥甚厲先生曰此事若不得直我當京控亦呵斥委員甚厲大府聞而惡之上下鍛鍊成獄遣戍烏魯木齊此乾隆六十年事踰年而全守亦以遣罪至時先生以嘉慶元年 恩赦釋

回戒行之日全守適到先生具舊屬手板到門問起居並稟明卽日東行於手板中夾呈一詩箋云五百花邊亦小哉忍將名教掃塵埃好還天道君知否我正歸時汝却來全某正早餐閱之且噎且吐暈倒於地幾至不起

### 赴席後至三事

林樾亭先生胸羅列宿口若懸河每當讌集時高談雄辨四座傾倒家大人以通家子弟最喜親炙侍談藉挹其言論風采一日隨先生爲伊墨卿比部招飲至則法時帆祭酒游形卣侍御已先在座內候一公車客久不至時先生館內城魁倫宅祭酒居厚載門外皆欲早歸而晷已交申因匆匆呼肴促酒食次先生忽舉一故事云某科鄉試有同考官閱一文甚不佳因棄去俄頃其卷復還儿上如是者數回不得已姑薦之竟得中榜後見某生語之故並詢以平生有何陰隲某生無以對固詢之則曰虛度四十餘年實無一善事可紀惟歷

數年凡遇人招飲時無一次不先到惟恐煩主人守候或卽此亦可爲方便乎言甫竟而司閤者報公車客至乃大笑而散余謂此先生觸機戲謔耳而應酬世故中亦實有此可厭之事夫一飯之頃本不甚費日力如果忙不能至卽應早辭旣不肯辭亦應爲主人計爲衆賓客計裝模作樣顛預不前徒使主人蒿目以須坐客枵腹相向僮僕愠形於色厨子叉手而嬉如果係尊師貴宦尙不免局外譏評况同此平等耦俱何可不稍加體諒其最可恨者入覲之外官假粧忙狀要津之熟客力避閒名此兩種人赴席無有不後至者長安道中積成惡習雖名場之小節抑亦君子所深譏歟 記在京時家大人嘗告余輩曰昨爲門人祝雲帆中翰 春熙 招同程晴峯 商采 達玉圃 麟 兩儀部李蘭卿中翰 彥章 往其家陪新任金華太守楊古心 兆璜 候至燈時古心尙未到雲帆大怒見余四人有飢色乃先入座暢飲且曰古心必不來卽來亦當不理他飲至三鼓肴核已盡而古心忽

來雲帆乃侈口肆罵聲色俱厲僅以一羹一飯了之古心大慙沮而  
去聞者皆以爲快又一日爲聞春臺侍讀人熙邀同程春廬駕部同  
文陪一外官早飯待至日將晡客尙不到時余三人皆在軍機行走  
春臺又因明日本班須早入皆不能久待遂大恣飲噉而散甫上燈  
春臺卽閉門睡須臾客到閤人傳命曰主人明日早直陪客皆須入  
城不及相待改日另請可也客亦大慙沮噤無一詞京官傳爲笑談  
此二事雖瑣鄙不足道記之亦可爲戒云爾

### 周封翁二事

浦城周封翁之縉兄弟五人翁其季也稍長卽販運於福州輒獲利  
其第三兄妒之效其貿易輒失利因偵弟所置貨物及行期必與同  
翁亦樂爲兄伴於是各運米至省半途翁船破應修治客有傳省城  
米貴者兄遂別翁先往果獲利復市他貨旋浦翁方至省其價倍長  
更獲利無算其兄歎其福厚妒心頓消後因運米至省登陸後見船

底一大孔爲巨石橫塞如人工嵌成者乃悚然曰貪天之功不如知足遂不復賈每與人清釐賬項凡分應歸已者必歸去尾數佯爲不知或以誤告翁笑曰不誤吾爲子若孫畱餘也以孫鳳雛得贖贈四品銜 鳳雛字儀軒由邑庠生入貲爲鹽運司喜書畫善鑑藏家大人掌教南浦書院日與講論此事遂相交好儀軒慷慨好施與日以濟物爲心而尤有功於桑梓縣城東祝家岡爲地脈所關自因修城鑿石其嶺大有高岸深谷之懼鄉試亦屢脫科時令浦城者爲金溪陳士竹姓與紳士謀所以補苴之者屢不得當儀軒乃慨然獨任之不半年而工竣費白金一千有奇逾年而縣人登鄉薦者至五人之多前此所未見也又逾年而儀軒之子啓豐啓棠相繼游庠而啓棠卽登鄉薦見義必爲旋自食其報陳士竹爲勒其事於碑

撻婢微言

先妣鄭夫人性寬慈不得已而撻婢每不着痛癢而轉爲黠婢所侮

先妣明知其然亦不校其待乳媪竈嫗往往受其倒持而家道乃蒸蒸日上起棄世之目婢媪無不哭失聲者嘗喜述一故事云有親串喜撻婢者婢脫走手籐鞭盛氣逐之婢逃出廳事適庭前有裁縫工數人婢呼曰司父救我土俗呼做活計人爲司父一工人笑曰汝是自作自受非我所能救誰叫汝前生喜撻婢乎撻婢者手頓軟鞭墜於地而返按此是笑談然簡而能中殊有古人諄諫之意其事不必有而其理則不磨矣

### 買業微言

常州某觀察富而多吝嘗買一菜園反覆播弄欲減其價賣者情急則愈加刻剝其子在旁甚不過意乃大言曰大人可稍增價使兒輩他日賣去亦可得善價其父愕然自此稍悟後觀察死其子改從厚道一反父所爲因幸保未敗此子可謂幹蠱其觸機片言真足醒世矣

馳封異姓

浦城吳世燾式丹祖舫齋尙書之母舅也尙書家本有恒產其封翁

率英

爲邑諸生勤於讀書不善理生計而世燾工於營運常販鬻蘇

州輒得利封翁因出已貲求世燾代爲經理二人親串本相得世燾  
慨允之浦產諸物歲至蘇州者如茶葉蓮子香簞諸物獲利頗厚而  
係爲封翁代運者每不得利世燾所自運者則倍獲如常封翁初不  
以爲疑而世燾則大以爲歎乃另定章程一年劃爲兩次以祖貲悉  
歸春運以已貲悉歸秋運則是年春運盡絀而秋運極贏次年易已  
貲爲春運以祖貲入秋運則又春贏而秋絀再次年仍祖春運而吳  
秋運而春絀秋贏又如之浦城人常以爲笑柄於是世燾語封翁曰  
君非商賈中人可不必事此但專勤本業盡心課子所有生計吾當  
任之時吳家日起富甲一鄉乾隆丁酉尙書舉於鄉世燾令封翁挈  
之進京長途資斧京居薪水悉爲籌備次年尙書遂成進士入翰林

改刑部世熹皆厚資之歲以爲常後尙書請於朝以侍郎任內加一級一品封誥贈世熹浦人榮之嘉慶間重修縣志尙書屬家人爲之傳時家大人方主南浦書院講席也

### 喪心現報

丙申春仲兄挈嫂祝氏由省垣歸甯浦城嫂氏多子女故所帶乳媪亦多有江氏者其夫江國寶亦隨行途中病卒仲兄出貲使二役買棺斂之二役者卽閩縣所派護送之差也將其歛賞侵吞過半棺旣惡薄並其隨身衣服剝去殆盡而余兄與嫂皆不知也二役本當回省故國寶之柩卽與之同回未到省時一役之父夢見國寶云汝兒狠忍已極渠所着之套褲予物也予當訴之地下矣國寶之父亦夢其子云兒已死惟二役忍心害理必有以報之國寶父得此夢後即來余家探問及差回則知其子果死矣一役見父詢所着之套褲何來初不以實告其父曰予早於夢中知之國寶在地下候汝汝必

不免役始惶恐隨於是夜發寒熱卒其一役亦於旬日內相繼而亡  
此事予家內外皆能道其詳其事至小而報應最速尤最顯此鬼神  
幽明之道確然示人以可見者亦可爲下流說法矣或曰天下劫奪  
人財者不乏此何以必宜死余曰觀此一事二役良必早已喪盡其  
爲素行不義者可知非即爲此事而死此事特其一端耳

賢母訓子

吾郡郭壽川邑侯昌年少孤而貧其封翁貽斗業儒兼學醫嘗語人  
曰醫爲九流之一其意專務活人若依以爲利則與市僧何別每爲  
戚黨治病雖極窘亦不言一錢富室有感其活者厚資之必再三辭  
而後受則即以其錢居善藥合丸散以濟貧病者中年而卒家無擔  
石儲易養時握壽川及其妾許氏手目直視不語許問所欲言久而  
嗚咽曰吾半生讀書而不能成名惟願此子酬吾願耳許頷之而瞑  
時壽川年甫十二許即其所生母也殯殮粗畢許即集親黨告之曰

諸君皆曾受先夫醫藥之惠者今未亡人家徒壁立弱子伶俜無以自存願諸君鳩貲以爲生計不敢奢望只集得三十金足矣衆皆慨諾各書單如數付之既而曰爾得此金究竟作何布置許曰以爲孤子書本耳俗以童子入學從師之資爲書本衆喟曰吾等以爾得此金將謀一小經紀歲取子錢以度日若專爲書本計則有出無歸此錢立盡後將何繼且此子年已長大未見其後必有成也遂將前單收回一閱而散許聞之號天大哭壽川亦哭鄰媪見而憫之曰爾等且毋哭吾恰有餘錢千文可攜去壓花會或死者有靈得當亦未可知許乃拜受即托鄰媪料理踰夜竟得償錢三十千以歸許乃將錢托所親生息而自以針線佐之日督壽川入塾讀書不數年即入泮道光戊子舉於鄉已丑聯捷成進士作令山東踰年遂以養親乞歸爲其母請七品封典聞今尙康強鄰媪亦時往來其家如至戚云

數魚不果

侯官某孝廉曾與家大人同受業於林暢園先生茂春之門體貌豐偉文筆亦雄傑羣以遠到相期先舉拔萃科復登鄉薦某科以公車北行於江南舟中夜夢一金甲神求其護助曰汝若救我我必救汝醒而忘之午後見漁舟以一大赤鯉求售索價二千某許以千錢不諧而去忽憶夜夢急令舟人增價售之而先爲鄰舟所得已斫其項批其鱗矣同人皆誚讓之某由是驟得心疾遽卒於京師家大人曰凡爲民物所托命之人其器量未有不宏且大者此魚坐不知人而遂無以自救魚之負人歟抑人之負魚也

命案納賄

永福江心葵邑侯景陽於余家爲世交以乾隆己酉舉人大挑分發雲南補宜良縣官聲甚好值檄委運京銅離任紳民皆依戀不舍合製一楹帖贈之云不負國不負民不負所學能爲父能爲母能爲人師紀其實也銅差竣仍回本任候陞有一命案死者之家勢弱而兇手

饒於財欲賂以免心葵不爲動值臥病其子暗納其賄遂以誤傷結案而心葵不知也又數月乞養歸起造園亭就山伐石令其子督工竟爲大石所壓死心葵慟甚有所親知在滇納賄顛末私嘆曰此子死晚矣爲心葵所聞不能隱其事乃播於外而心葵之痛亦遂絕矣

### 廣愛錄

孟瓶菴先生戒殺本於家傳嘗輯古人戒殺事爲一卷名曰廣愛錄中有數條皆吾鄉數十年間遺言近事因彙錄之云張惕菴先生

陶有家政須知一卷中一條曰古人不常殺生亦不皆食肉觀戴記

無故不殺之文則知不常殺生也觀文王七十食肉之政則知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殺以求備物食者甚甘死者甚苦縱云敬客亦當稍存愛物之心也按此語通達和平可使飲食之人無所藉口今先生長嗣經邦已中解元成進士矣又云何念修侍郎逢情言蘇州有一鱸魚麪店獲利數倍於他店其法以鐵針環

釘蒸籠上使鱖魚環走自剝其血以和麪味甚美後數年晚出忽不歸其子沿河岸覓之行數里則已死於水將負歸見鱖魚數萬環繞其腰腹間此亦報應之最顯者也又云陳劍城給諫化龍言吾鄉前輩張无悶先生遠有和曹秋岳開籠行序云泰景天自連江籠鷓鴣寄曹曹悉放之作開籠行余和之結語有開籠放入青霄去還爾悠悠天地身之句余每讀而慕之世人既以雞鳧爲常饌而於野雀鷓鴣子鷓鴣鷓鴣之類復掩取無遺以爲適口或謂之野味或謂之山味又謂必生拔其毛方得淨盡慘酷不可名狀登俎無幾而罪業有邱山之重矣給諫爲此言時旁有哂其迂者今給諫二子皆聯科登鄉薦又云余己丑歲在成都得疾醫云必得鹿胎合藥方可速愈巡檢潘某謂取之松潘半月可得余函止之後復患痰喘醫者欲製霞天丸以牛肉熬成膏合半夏粉可立效余以家世不食牛亦不從然余病亦尋愈也大凡諸殺戒中耕牛最重余曾另編戒牛集覽一卷昔程

子嘗謂客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資牛之力老則屠之客曰老牛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氏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灾皆俗不善之所致也此言從本原上說來大有關係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不可不知又云先君子於畜犬冬寒必爲擇寢處之地死必以錢僱人埋之壬辰二月先君子病亟犬忽奔突入牀下驅之出流淚不止此侍疾諸人所共見者孰謂畜類無知哉又云畜產自牛犬斷不可食外驢馬肉亦不可食往在都門見西城某衢衢鬻驢肉者云傳之數代然面狹而長宛然驢形也至馬肉則皆病而不堪乘騎者始就殺食馬肉者往往患馬釘瘡又瘟疫盛行之年得病而死者皆係素食馬牛之人何苦爲口腹而受此苦報哉又云余官京師生日有同宗某餽一羊廚人問殺以宴客乎余許之遂出門泊歸僕人告曰羊已殺腹中有胎余甚懊悔遂不能下箸壬辰歸里爲兒子成婚時

先君子早已戒殺畜交十數人公送羊酒先君子曰此不可卻受而畜之鼓山湧泉寺先君子之慈心及物而處置得宜如此又云有好食鼠者家甚饒故納鼠於倉厩中恣其食肥甚乃掩取之炮炙以爲美味此暴殄五穀而兼殺生者也後其人死於水先祖朝議公一生持殺戒常勸人不必畜猫一日立門外有數鼠疾走衆欲撲之朝議公力阻而止衆譁然笑以爲迂濶書生也先君子偃臥時鼠或窺床簣間器物一無所毀嘗謂人曰吾家百年不畜猫我不害鼠鼠甯殘我物乎此雖小事亦所當守爲家法者也又云少聞長老言有一縣尹喜食鷺宰者熾火於鐵片之下籠鷺令跳躍其上久之兩掌漸厚乃取而烹炙之又繫羊於楹令庖人割脇以手取其心後患惡瘡展轉床褥乃死時人以爲報應無爽云

盜報恩

甲與乙皆福州南臺人素相善乙偶辭甲去不知所往甲思之甚甲

精於賈家漸裕廣廈連雲食指數百門前開酒店日坐其中稽出入焉一日乙過其門甲大喜挽入店中叙契濶且曰比余家計日繁必須相助爲理乙難之強而後可甲優待之如親兄弟亦日坐店中有挈磁瓶來沽酒者就壚頭飲瓶將罄復沽益之而已入醉鄉乃攜瓶去不數武跌於牆邊瓶碎酒潑牆不顧而去乙熟視之問曰牆內有室否曰有曰今夜須防賊渠之醉跌皆僞也牆土得酒而鬆易於掘耳乃篝燈於室伺之夜過半果聞牆外登登聲俄而牆穿一腿先進遽持其腿而開門捉賊則一無頭人橫臥牆外衆皆駭乙令速將屍人碎爲數段裝大酒罈中連夜攜至江邊沉之仍閉門睡至天明乙告甲曰此三日內宅中人不許擅出入來者無論何人作何事幹皆須一一告我越三日甲告乙曰前兩日並無一人入惟今晨有村農來議購糞事緣宅牆盡處有一廁坑約明日早晨來盤糞已許之矣乙默然待至夜深卽率宅中人先盤糞盡而人頭見乃取頭出盡

復其糞而以囊盛頭加石而投之江翌日果有邨農五六人來盤糞事畢無所見相率去於是乙告甲曰此後可高枕無憂矣居無何乙復辭去苦留之不可詰其所往則模糊以應時吾鄉海寇正熾被獲者輒斬每案至少亦十餘人一日有押海案赴市曹者則乙在焉甲大驚愕就抱之而哭押者皆側目乙忽舉脚踢之曰便宜了汝我正想誣攀汝今無及矣甲被踢暈絕仆地久而始甦徐悟乙以一踢數言救之否則海寇之黨鮮不被逮矣乃感乙之恩越日私往收其屍而經紀其家室焉古言盜亦有道信矣而如乙之智術能救人而亦不能自救此盜之所以爲盜歟

溺愛之害

吾鄉有胡姓者精堪輿之學一日爲人尋地小憩郵亭見一乞人年將四十帶一七八歲兒在亭側煮飯胡斥之曰觀汝壯健何不傭工乃作此事耶乞人曰是我娘害我詰其故答曰我本富家當我幼時

我祖督我讀書學技我娘護持不肯又事事順我凡飲食必供我快  
意及我祖沒我一事不知日同匪類往來弄出禍事將家產賣盡妻  
亦嫁人僅遺此子今欲傭工又不曉耕種故帶子覓食豈非我娘害  
我乎嗚呼此人以不孝彰其親之過固不足責而世之一味爲慈母  
者亦可以思矣

林韶軒孝廉

閩縣林韶軒籍吉甫伯兄乙酉同年也夙稱孝友尤好行方便事相  
傳其於道光甲申年結同人爲文社年已過半百鄉試屢薦不售志  
不少餒時有以大古硯求售者韶軒審視之知爲唐陳觀察墓碑石  
遂不吝價買之尋訪得其募集同人爲之重修卽以硯石樹其前復  
爲設祠越山春秋致祭一時傳爲佳話雖事出公舉而韶軒之力尤  
多也踰年忽夢至一所殿宇巍峨歷階級而上見南面一神垂旒端  
坐似人世所奉文昌帝君又一人旁坐古衣冠容甚溫霽呼韶軒至

前謂之曰我卽唐舊觀察使陳某也承子相待厚我必有以相報遂引至帝君前若有所請者旋即醒爲人述夢境猶歷歷如繪也是秋遂中式 按唐黃璞撰陳觀察墓志載墓在閩縣興業鄉太平里考宋太平興國自割敦業等鄉置懷安縣明萬歷中裁歸侯官則陳墓實在今侯官三十四都崇業鄉不知毀於何代黃所撰志銘於康熙四十四年出於北郊鄉農黃福屋後爲林來齋吉人兄弟所得始知公墓所在至康熙六十年林氏與里中李君範等始捐貲修葺歸銘於壙雍正三年里人陳祁廣等復請於官歲撥侯官租八金以供祀事攷公志銘著錄來齋金石攷中乾隆末里人鄭杰始得其摺紙計千百四十字石約高三尺二寸寬二尺書石者安定胡三字下磨滅不可辨依來齋金石考補兆社二字其餘缺者尙百餘字志銘於康熙末歸壙碑石於道光初歸墓前後皆出林氏亦吾鄉一故實因附記之

五世同堂

侯官高允培城與家大人同結誠交社文課有年又同舉於鄉交誼最篤家世忠厚初以開煥章號緞匹店發家城內外皆稱爲高煥章其同懷弟霽亭封翁騰尤質直好義凡里有善舉無不與者霽亭子鴻湘中嘉慶已卯舉人其孫鏡洲明遠年甫弱冠於甲午乙未聯捷成進士衆皆以爲厚德之報又聞鏡洲完娶後房中有一操作之婦頗有姿欲去之白諸霽亭霽亭曰心中無之但畱何妨鏡洲意謂畱之終覺未妥乃再請於霽亭竟去之少年遇色卽以禮自持宜其早登科第矣當霽亭祖母在堂時鏡洲已生羣謂五世同堂世所希見今則霽亭健在而鏡洲得孫又居然五世同堂此不但爲吾鄉美談卽薄海以內恐亦不數見也

明心受譴

侯官某孝廉本與家大人爲忘年之交繼復修年家子禮甚謹矜奇

嗜古兼精分隸有桂未谷伊墨卿遺規而狂放不羈都人士多側目相視惟家大人優待之壬辰乞假里居時每招致之而屢不來探其故則爲鄉人倡議修洪山橋與其友某合爲首事日在洪塘一帶募捐有蜚語議其侵匿者其友拉某同入城隍廟明心約各具密疏一通某孝廉初不欲往衆人強之行初入廟門某孝廉卽絆足而跌及二人各跪焚疏忽大風驟起揭某孝廉疏於空中衆接觀之中有爲貧之故望神涵宥等語衆一哄而散某孝廉卽於是夜得病柱門不出者兩旬餘家大人命余往視之則已於前夜逝矣

林長娘

德化縣女林長娘及笄未字父鱗而弟幼家資累萬父遭疾彌留以子幼爲憂長娘泣曰父無憂弟雖幼兒不幼也父瞠視之則矢終身不嫁以保弟保家父遂瞑弟旣長授室夫婦德長娘欲厚嫁之長娘聞之怒懸父影神於堂中跪而泣曰兒何忍食言責其弟曰姊有不

肖者爲弟所窺耶何敢議此弟夫婦泣謝不致曰婦天人也弟以人測姊罪當萬死後長娘卒死於林家其弟上其事於有司得祠祀焉嘉慶丙辰邑大水祠中壁牆四倒而長娘神龕不壞人皆神之

### 好佔便宜

同年林梅友國士嘗述某某姓賊素狡黠好佔便宜嘗搭渡往鄉收租舟穢人衆坐起不便某適欲溺忍去而遂失其坐因將胯下艙板私挪一縫就而溲焉不顧艙底之尙有貨物也會舟中有所遷移挪合板縫某陰受夾疾聲叫號舟中人莫知顧末奔問喧雜語音莫辨久之始悉其故復受衆唾罵莫置一辭是可爲好佔便宜者戒也

### 小血食

浦城史華庭秀才文邦言道光二十二年其子某在建甯府季存仁典舖內夜夢與素識進第者相遇於大市街詢其何往日曰我要到城隍廟投遞公文卽起回水吉去詢到水吉何事曰我有小血食在

彼某初不解血食二字爲何義匆匆不暇細問而別數月後回浦城見華庭始知聶已於上年以微疾逝問何爲小血食華庭曰聞其死後託夢於其家人曰我須往水吉作土地小血食者殆卽村間宰牲燒紙之謂也按其人生平以謹愿聞別無表見惟里黨間嘖嘖稱其孝孝大德也其沒而爲神也宜哉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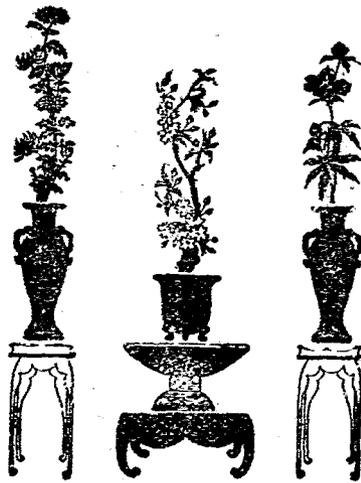
予讀梁太守恭辰之勸戒錄既終編輒正襟危坐而言曰超一萬劫始證金身立三千功方登紫府鬼神降鑒仙佛同歸矧乃滾滾黃塵蚩蚩黔庶偶一舉念司命能知凡三受生葫蘆蓋寡亦或聞霹靂斧爲之悸心見牟尼珠相與合掌願以善根福草既罕其奇燠種罪花頗疑爲妄頽波漸靡逝景旋辜不知天閻蕩開金甲傳語地獄變相鐵輪有聲事豈唐荒說非杜撰而况作德伯僞勞逸著其詞餘慶餘殃吉凶叅諸數卽論果報亦見儒書則夫燃暗室之燈淬新礪之劍固須資堅定力尤須恃懺悔心也太守現宰官身說衆生法不沿舊載但纂今聞蓋以示珠瞿曇九流畢睹金書李針千古同然宣尼師同行菩薩言現在祇徵信爾敢憚煩哉然則是編也以之爲梵鐘焉爲遄鐸焉爲吉祥鑑焉爲仁壽樽焉其可

咸豐元祀辛亥潮州府揭陽縣儒學訓導番禺丁照序



勸戒近錄一書大半皆舊所見聞而同人錄寄者尙少本擬俟卷帙稍夥始行彙刊家大人謂必先有成書而同人之助我採訪者始至書成後分送遠近均以爲足資勸懲不數月而吳門遂有翻刻袖珍本出時閱十月復得數十事益以同人所錄寄者又可編次成書乃仍前錄分爲六卷卽以勸戒續錄名之昔宋洪邁成容齋隨筆後有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張端義貴耳集有二集三集沈括夢溪筆談有補筆談續筆談周密癸辛雜識有前集後集續集別集明楊慎丹鉛餘錄外有續錄摘錄總錄古人編纂與時俱積原不必一蹴而成此後如續有聞見及師友裒益而來者仍當以次增錄將以新人之耳目卽期以益人之身心豈徒炫奇示博已哉

道光甲辰九秋敬叔氏識於南浦新居之北東園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序

禍福已形者也善惡之萌未形者也謹於已形不若謹於未形然而人心易肆無以怵之往往縱而不知所制故謹於已形不若謹於未形尤不若以已形之形怵之於未形此勸戒錄之刻爲不可少也梁敬叔太守所輯凡四編其近錄四錄翻刻風行而續錄近始得之因再梓以廣善緣讀是書者善惡未形而鑒於已形之善惡則可慎於始禍福未形而鑒於已形之禍福則可慎於始而將有以善其終卽以是爲克治之一助可夫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石鄉何若瑤謹序

